

戰爭中
316 度 和 基

戰 爭 中

孫 席 珍 著



3 0538 6797 8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1930

S.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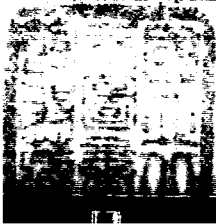
戰爭中

13

857-7
364

從半夜兩點鐘起，這被黑暗所掩埋着的村莊，突然騷動起來：本是三秋的靜夜，鷄犬都寂然無聲；但這時各處的大爐竈都已融融地舉着火，火伙已在弄飯；而各連的號兵，也早把“起牀號”吹過，傳令兵提着馬燈正在沒頭蛇似的亂竄了。

駐紮在村莊東端的社廟裏的第四連的弟兄們，也都一躍而起，胡亂把灰氈捲好，又把剛纔當枕頭用過的包裹縛得更緊一點，然後仍復在草蓆上歪倒或者坐下，擦一擦睡眼，取出水唾袋來咕嚕



(1)

09569

咕嘟地抽煙。有些便揀着鐵藥水瓶走出院子去，滿滿地灌一瓶半熱的熱水回來。

院子裏，徧地黑，抬頭望望天，陰歷月梢的天，並無月光 很渺遠很渺遠的地方，有一顆黃豆大的星，獨自，並不覺得寂寞地，睜着眼睛。夜涼如水，只穿着兩件單衣的弟兄們，個個都發着抖，此外便是接連接連的噴嚏聲。

但，雖是這樣，每個人的精神卻都很健旺。在這裏休息整整一個星期了，而且自從整理之後，都已按次遞升，他們每人每月都可多得二角，五角甚至于一元大洋的餉銀。於是，他們便在這中間滿足了：過去的惡戰都在他們的意識之下遺忘，過去的勞苦也都恢復轉來，黃蠟般的臉色正在慢慢地吐露出生氣，又是一個個的強有力的戰士了。

“這回非殺盡那些北老不可！”戴金發抽足了水煙，開口說。

“黃得標，打起精神，再來一回！”熊十一猛然

站起來，激勵着。

“是啊，我們要在半個月以內打到南昌，殺死鄧如球，活捉孫傳芳，纔不愧爲總理的信徒，纔不愧爲救國救民的革命同志！”裘上士模倣着司令官的口吻說，但終于矜持不住，接着便哈哈地笑起來了。

隨着這笑聲，大家便各把前天的幻景重溫一遍。全團的不滿額的六連兵士，鑄聚在草坪的一角，另外是別團的，約摸兩千多人，環列在旌着賸餘的青焰的秋天的陽光底下。一點鐘焦灼地過去了，又是半點鐘，纔看見穿着全毛驢皮的司令官帶着他的金線輝煌的僚佐，拍馬而來。雄壯的“敬禮號”嗚嗚地吹起，弟兄們都舉鎗，官長們都舉手，兩千多隻眼睛都向着鞍蹬動蕩的處所隨住，這是臨出發前的大檢閱。於是，司令官隨後便登台訓話。但這訓話倒底是在訓些什麼，當時卻彷彿誰也沒曾聽講；只是在輕輕地伸着脖子氣和低着头打聽

睡之中，偶爾聽到順着風勢吹來的繼續的幾聲：

“總理……革命……救國救民……”

“爲革命而死是光榮的！”韋虎竭力思索之後，只記起了這一句，便大聲嚷：“喂，黃大哥，熊大哥，我們‘光榮’的日子已經到了，你們可要‘光榮’不？”

“贊成，丟那媽，不‘光榮’也要你們‘光榮’的了！”熊十一叉着手站在一旁微晒着。

這時，院子裏忽然掠過一道光，那是連長的手電燈；隨着，連部裏的馬燈也幌到廊前來了。藉着這光，使大家望得清彼此的面目，於是談話也越發有了勁。

“你看這回打起來怎麼樣？”

“誰知道怎麼樣呢？我們只要去打，旁的也不管他那麼多……”

“我看，比前回總要厲害些罷。”

“無論怎樣，總保你‘光榮’就是……黃大哥，

你說是不是？”

但是，聽了這話的黃得標可有些憤憤了。“不要打趣罷，什麼光榮不光榮的，先去灌了水來再說！”

“唔，”章虎和熊十一經他提醒，同時跳起來，捏着水瓶便望外走。“差一點忘記了，路上沒有水喝可不是玩的！”

深夜的喇叭又四面八方響徹了，嗚嗚地，宛轉地，似庭院中的軸延的聲音；那吹的是“喫飯號”。號聲不久蔓延到第四連裏，立刻大家便一轟跳出去；幾個人從爐灶邊火伙那里，端過一大鉛盆的茭白燒鹹菜來，添上粗糙的僅堪下咽的米飯，便三個人一組，四個人一組地蹲着饕餐一般地大嚼。

“應該多喫幾碗呀，這一餐喫了，不知要到什麼時候纔有飯喫哩。”

“是呵，到火線上，是什麼都不用想了……”

一時都無語，只聽見碗筷的聲音，狼吞虎咽的聲音，起火起火的風掃落葉似的聲音……

但連長可是已經耐不住了，焦燥得很似的一下跳過來，滿嘴還含着飯，咀嚼着，又用舌頭一舐，高聲說：“快一點呀，難道在磨粉嗎？時候已經不早了！”一壁又叫號兵快吹“預備號”，吹了“預備號”跟着就吹“集合號”。

亂糟糟地，碗筷也來不及洗，大家頓時便又一齊望裏擁。把藏着兩百發子彈的子彈袋在胸前背後交叉繫好，再把包裹水瓶望肩上脅下一挂，於是，一手捏起九五鎗，便快步向院子外跑。到廟門口歸隊時，三盞馬燈已分別在勤務兵和傳令兵的手上幌來蕩去；連長佩着左輪手鎗，興奮地正在踱步；見習官的排長，喊一聲“快一點”之後，即刻嚴肅地發“立正”和“開步走”等等的命令了。

村街上，因為隊伍都開到前面草坪上集合了，又是一片靜；僅有的幾家空着鋪面的鋪子門前的過廊上，有幾個老婆子點着青油燈擺設香煙蘇餅擺。老婆子正在低聲地念佛號，但當這一連人經過

時，便又默下了，張着大嘴若有所失似地望住他們；而大家呢，七天的盤桓，對於她們也並無絲毫留戀，即偶爾有幾個人匆匆地離開隊伍，搶到她們面前買一包紅獅子或者兩枚蘇餅，但隨又頭也不回地跟着隊伍追上去，追上去了……

望着他們的隨着鎗刺移動的成行的黑影，襯着不諧和的鐵件的唧噥，似奮勇又無力的蹣跚的脚步，老婆子們不覺長長地吁一口氣。

別人的這種傷感其實是多事的，徒然的，因為他們的麻木沈重的心，實在已禁不住再為這種同情而添上一點創傷。蠢笨無知的牛，被人牽到殺牛場去的時候，還不免墮淚，猶羅在屠戶面前，還不免嗥啕，人們終究比牛豕要聰明一點。但是他們不願去想這個，他們自覺的責任，只是服從，前進和開鎗。

走出村街盡頭，便是田阪，遠遠黑影中呈一個弧形，那是一座山，叫不出名字的山。秋收的時節

早已過去，但是田阪裏，兩個月來遭受過萬千人馬的踐踏的稻梁，都翻身歪倒而着地，並且枯黃了，看去似整齊，又零亂，有如文學家的用十個手指梳理過的望後壓的蓬鬆頭髮。田阪對面是大草坪和墳堆，在那里，有許多別連的弟兄們躺在荒草中，有些盤腿而坐，九五鎗塔成的鎗架一座一座地亭子似的站着，刺刀時時在燈影中閃閃地發光。

第四連的隊伍在草坪上佔住一塊隙地後，值星排長便命令大家搭鎗架，隨便坐下，但不准離開。

“丟那媽，”韋虎點上一支紅獅子，先開口。“我們這回算是受了騙……”

“可不是，原說是打到武漢便可以休息的，那曉得，武漢打下了，又要我們打江西，而且還要我們一打再打地打個不休。”一個人憤憤地說。

“哼，打下了江西，說不定還要我們打安徽哩！”

喫了這口飯，說什麼？”

“笑話，熊十一尋什麼開心！”黃得標忍不住來撓嘴了，但神情卻是冷冷地。“打安徽？不要做夢！前些天那樣整齊的隊伍開去還要喫敗仗，這回還不是有去無來！”

“說得對呵，就算江西打得下，我們這幾個疲瘦不堪的人也早都化成炮灰了。”

“從南昌退下來，總以為可以回湖南休息的……”不知什麼人這樣說。

“你們真是，何必多說廢話？這是照着上頭的意思做的，空嚼爛舌頭有什麼用！”這却是裘上土的聲音。

“不管三七二十一，死心塌地去打就是！”戴金發也很不耐煩似地插一句。

“唔唔，好傢伙，誰說不去？”韋虎辯護着。

忽然，村街上傳來一聲尖銳的馬嘶；大家立刻都不發言了，分頭站起，彷彿一羣受了驚的耗

子。

“阿，團長來了，要出發了，開步走罷——一二三，打到南昌去！”

謹慎地把鎗架拆開，各自拿起自己的鎗在手。團旗已經樹在草坪正中，嘩嘩地在夜風中翻飛了。掌旗官吸着煙，在團長的馬前徘徊。天色仍是黑沈沈的，霜露濃重地從夜的長空中飄下。忽然他們又聽見號聲動了，那樣圓熟的音調，顯然是團部裏的司號長吹的，於是大家都把脊梁豎直，預備聽值星排長喊口令而應起脚步開始向不知名稱的地方走去。

“唔唔，不對，這是吹什麼號？”連長沈吟了一下之後，留神細聽，纔恍然大悟。“阿，是吹‘官長集合號’呢。”說着便帶同三位排長直奔向樹着團旗的處所。

團長向着圍繞在他的旁邊而繞一個圓圈的官佐們，指着攤開在他面前的地圖，這樣說：“今天樹

發，不能比平時行軍一般地懶散；因為，從今天起，我們節已在‘戰時’的狀態中了。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沿途搜索；一方面又要竭力戒備……看；這是這回要走的路徑……敵人大約在這方……我們的左翼在這方……右翼在這方……”

但這些事，弟兄們是無須知道的。

連長走向自己的隊伍面前。

“聽着！稍息。今天，路上無論那個都不准離開隊伍，如果有誰還是那樣懶懶散散的，我查出了，決不客氣，就鎗斃！聽到了沒有？完結。稍息。”

這時，團部裏的司號長把‘前進號’悠悠揚揚地吹起來了。

“立正！原地向右轉！托鎗！常步走！”一套照例的口令喊過，一套機械似的動作也做過後，大家便開始踱過草坪，而向伸出在兩百米突外的大道上前進了。

匆匆忙忙地，他們已趕了二十多里路。

彷彿一大羣瞎者在黑暗中摸索一般，他們只是前後相隨地踏着曠野的漫漫的長途。目的地是越走越迷茫，但將旦的灰白色的晨光逐漸把夜幕揭去，黎明卻慢慢近來了。現實世界又隱約顯露出牠的本來面目：四望都是荒涼景象，常青樹那樣孤寂地裝着手勢，破廟那樣歪擺着身體埋在長草中，窮村落的家家戶戶，都那樣嚴扁着年久駁蝕的雙扉，牆傾棟折，到處垂着蛛絲，默默中似在歎息着，太平盛世是遠了，遠遠地逝去了。

於是，他們前進，他們繼續前進，他們永遠永遠前進……

走到一座植着狂亂的樹林的小山邊，戰後的動人的悲境，頓時吸住了他們每一個人的心。那被炮火所折斷的枯桿，刀戟似的直指着天上，合抱的大樹，樹枝也根根倒垂下來。山下有一池發霉的死水，正對着牛欄前的瓦礫苔生的廣場；被彈雨穿透

無數窟窿的歪斜的灰牆，不很清晰地在水上映了出來。

這一片灰色的窮村，在一個月以前，是曾經過接連三次的爭奪戰的。野炮的砲彈，曾在這窮村的半空中放肆地呼嘯，九五和七九步鎗的鎗彈，曾在這窮村的屋頂上兩不相下地亂飛；那地面凹下去而成一個陷穴的，是巨彈炸裂後的成績；村後高高地隆起的土堆，那是不分南北兩方的陣亡者的陰靈的安息處罷。

連長擺出曾經在團部裏當過參謀的身分，倨傲地向傍着他走的第一排排長說，“前個月第九十師在這地方打，唉，好厲害，被打死的北兵總有上千呀！”

第一排排長伸一伸舌頭，但在不言中，却表示着“是呵，連長說的話是實情，但是，爲了這一片窮村，九十師的弟兄們不也是連屍骨都無存了嗎？”

這時，論時辰，大約已經到了早晨八九點鐘，

但光線反而逐漸薄黯下去，覆蓋着宇宙的大氣也毫無忌憚地再接再厲，也把銀鼠色的帳篷撐開了。自始沒有出來過的太陽，被裹在密而厚的雲層中，望去只是煙霧重重的光景。是板着愁慘的臉相的天，是令人窒息的天，這當中，便有許多弟兄各自做着白晝夢。

韋虎在夢着敗退以前的那場血戰：炮煙似傘蓋直罩住空際，燦爛而紛飛的火星，混亂地在眼前搖幌着，開花彈的炸裂的大聲，比雷更響，比風更狂地瀰漫着全個戰場。自己的弱小的生命，便在這團混沌之中，不知所從地掙扎着……

黃得標夢到家鄉，和剛纔見到的窮村一樣景象的家鄉；破瓦斷磚堆裏，妻子從祠堂的供桌下鑽出頭來，看見他回來了，便突然站起，抱住他的頭放聲大哭：“唉唉，阿狗的爹，你走了後，家裏便變成這個樣子了……唉唉……幾天的戰爭，把家裏的三間破屋毀成一片平地……唉唉……阿狗早破

流彈打死了，唉唉……討飯也不敢去討，我餓了已
整整四五天……唉唉唉……”

裘上士則夢見南昌已經不戰而下，連部駐紮
在下水巷的令公廟，不，是城隍廟，司令官下令從
此他們可以長期休息了，於是，大家都快活得了不
得，他自己更加威風，搖搖擺擺地，走過洗馬池，走
過西大街……唔，那里還有一家酒館呢，且進去喝
一碗……

然而，除了他們三位以外，其餘的大多數的弟
兄們，卻不同了。他們都是右手握着鎗，左手捏着
一大把冷汗，並無所牽挂也無所期待地，只夢見自
己已到了火線上，正在傷心慘目的景象中抖悚着，
轉輾着，直到最後的一瞬，死！

“阿呀，不好，天在下雨了！”一個人這樣喊出
來後，大家的意識即刻都被喚回，大家的白晝夢也
都被破壞了，許多滯鈍的眼光，便都向着長天一
瞥。

“真是倒霉，逢到我們開拔，偏下雨！”

“實在是太討厭的不做美的天！”幾個人同聲
埋怨着；

熊十一緊蹙着眉頭，說：“這樣的天氣，到火線
上去呵，看來免不了要大大地衝幾次鋒，用刺刀
殺！”

“也許罷……”

於是，大家幾乎真的被這兩句話所引動了，他
們即刻神經過敏似的連想到在泥濘中的奔跑，滑
倒以及和敵人滾入爛泥蕩裏撕扯着的光景，彷彿
可怕的血搏的一幕馬上會開始似的。其實，這時不
過落着糜碎雨，是輕飄的，霏微的，一種雖然不使
人起快感却是窒息之後的很好的涼沁劑的雨，所
以，接下去便有人說，“不見得，這不像要落大雨
的天，馬上會晴的。”

但是，在那人說了這儼然善相天色的話之後，
雨點偏偏又大起來了。

“糟糕，往那裏躲一躲罷。”嘴裏這樣說，脚步却仍然望前飛奔。

那雨勢越來越大，隨後，簡直是瀑布似的傾瀉了。但大家只竭力振作精神，咬緊牙關，勇猛地和牠爭戰。衣褲早經完全濕透，混身細胞因而起了無數難堪的顆粒，脊樑都伸得筆直，也沒有人肯甘心彎一下；帽緣是屋簷一般不絕地跌下蠶豆大的水珠來。地下泥濘非常，一隻腳提起來，一隻腳便又陷下去，而且傾斜滑溜，時時使他們失了身體的平衡而不得不此起彼仆地在泥漿裏翻筋斗。

然而他們並不覺得這是苦痛，想到更苦痛的事情就會來到，便把寒冷和饑餓都忘記，而覺得只要能夠長此在這樣的泥濘風雨之中跋涉也是難得的了。

幸而，沿途搜索的結果。並無什麼敵人的蹤跡，說今天應該上火線的竟不曾上：到約摸晌晚邊，（在大雨之中也辨不出究竟是什麼時候，）總

算在一處連鷄犬都見不到的村鎮裏宿營了。其間有幾個人四肢抽搐地病倒以至于不能動彈，明天當然可以不用再上火線；大家不禁都羨慕着，“他們真是有福氣的人！”雖然也沒有人公然把這話說出口來。

二

隊五開到柘林駐下了。

兵士的辛勤，首先便完全用盡在行軍上。當他們穿過黃泥坂上的一叢苦子林時，早已望得見一帶黝黑色的屏障，懸亘起伏地攔住在遠遠的天邊，那是說起來便使人心驚的猴子崖。老于行伍的人，望見這種烏雲一般堆着的大嶺，是便會感到脚骨酸溜溜而禁不住要長長地吁一口氣的。

于是，樹木漸漸稀少了，黃泥的路徑漸漸有些向上歪斜，而路的兩旁，也變了樣子，一壁匍匐着

短垣似的低坡，一壁是丈餘深的急流的溪澗。溪水嘩喇嘩喇地怪響着，尖銳的攢人肌骨的風，也開始向他們襲擊。隨後，路上盡佈滿着毛刺石了，大小不等，小的像海棠果，而大的却要大過足球，成千累萬，繁星似的圍棋似的密密地擺着陣。草鞋腳在這上頭走，好像受了針織一般熱刺刺地刺得人發痛。

‘哈，這鬼地方，簡直是奈何橋下的剪刀山！’

但當了兵，奈何橋下的剪刀山上也仍然不能不照常走。

然而，前面隊伍突然止住了，大家不覺便立脚不穩地前後相撲了一下。

“丟那媽，前頭怎麼嘅？”許多憤怒的聲音。

前面沒有回答。而所有的人，在這站住一下之中，緊張的身心自然而然弛放下來，一切不理會的苦痛煎熬的情緒，便都似回煞鬼般彙程來攪，個個都覺得脚板痛得如受過火烙，混身發撈而要跌

倒了。

焦灼和苦痛，逼迫得他們破口大罵。

不久之後，隊伍終於又緩緩地蠕動起來，但馬上又停住。好一回，纔走前兩步，擁擠一下，接着又是好一回，再走前兩步；又擁擠一下。這樣，慢慢地，也終於向前擠了幾十步路。章虎忍不住，彎過身去向前探探頭；阿呀，原來這已是斷崖，前面再沒有路了。

他們便得從這壁立的斷崖邊，跳下去，或者毫無攀緣地連人帶鎗滑滾下去，而跌倒在溪灘邊。

“阿，好危險，機關鎗怎麼抬得過呢？”熊十一滾下去後，心還在別別地跳，喘着氣說。

溪灘邊也有無數沙礫，許多螫人的大頭螞蟻，爲了一匹死蛤蟆，正在列陣。但大家毫不感動，也毫不加以注意；胡亂坐下後，讓一切疲憊，勞苦和疼痛的感覺盡力攢聚攏來。

待每個人都從斷崖上跳下來或者滾下來後，

隊伍便在溪灘邊重行集合。涉過溪去，開始向嶺脚上爬似的走；剛翻過幾座低矮的小山，抬頭望，巍峨的巨嶺猴子崖已高高地聳立在面前了。

仍然只得跨上去，跨上去，天氣雖已是砭骨的秋寒，而大家卻都走得汗流浹背，這時還只到半山腰。泥土有些潮潤了，山嵐的濕漉漉的霧氣把他們的面目包住；樹林突然非常濃鬱起來，彷彿裏面包藏着無數毒蛇猛獸一般，那樣地深邃幽密，那樣地黑洞洞地探不見盡頭；高也直參天際，陽光完全被牠所擋住而只得和山國隔絕。

“努力罷，再上一峯就到山巔了。”

但再上一峯，仍然在山腰。望望山巔，似乎就在眼前，卻是走起來，和螺旋一般地，團團地，轉過一峯，又是一峯，總是層出不窮。前面山坳背後，已經有人鑽出頭來了，呼嘯着，表示前導者的勝利的愉快；但也仍然是在半山腰上。這樣，足足走了三四個鐘頭，直到他們個個都累得氣喘如牛時，纔到

山巔。

山的高度其實並不算高，測量起來，也不過四百米突罷，但轉來轉去地在羅盤上一般打過十幾個旋，腳骨便發軟，而腰也痠了。於是，縱然沒有聽見吹過“休息號”但實在不動了，便也得不等命令而自在山巔上的一排茅棚邊坐下來。因為，團長有馬，師長有轎子，而弟兄們只有兩條腿；無論任何事情都只能適可而止的，到極點，便難免和皮球打在牆上反撥過來一般，什麼也不會再去計較的了。

前面的人既坐下，大家也便跟着都坐下。團長不說話，這是他的聰明；各連的連長當然更不會則聲，因為他們也並無鐵打的腳骨的，所以，他們也毫不顧忌地在弟兄們身邊坐下了。

山上最容易夜，暮色逐漸濃厚起來，他們又前進了。這回是下山，而山後卻那樣地峻峻，腳力越發無着處，只是不由自主地溜着滑着纔得下去。下山後，又順着茅草和矮樹攔成的蹊徑趕了四五里

路，然後到了一派橫流的江邊。

走過浮橋，便是柘林了；前站早已在那里，家家鋪子和住戶的板門上，貼着第幾連字樣的紙條，這便是前站所挑定的營房。

第四連駐紮在江干一帶。他們一走到，便盜匪般蜂湧而入，紛紛下門板，尋稻草，搭起鋪位。連旗寂寞地樹在門前，恰好遙指着遠遠的黝黑色的屏幃，那驚心動魄的重疊高山，猴子崖。

黃得標站在團部門口，燈影之下，看見一個手足被細而豬一般尖聲喊着“老爺”的人，伏倒在地下；那人的下衣被褪去，兩根軍棍在他股上跳舞，股上模糊一片血肉，這是團附在審問一個北軍的偵探，據說因為他口音不同，便在他身上施以檢查，不料竟發見他袋子裏有一個空的哈德門香煙殼子和一文康熙通寶的民錢，證明他是偵探，纔加以這樣嚴厲的拷訊的。*

但在這當兒，熊十一也過來了，向着他：“噲，黃得標，在做什麼？”

“你瞧，這狗東西，偵探哩！”

“管他——連長在罵呢，趕快去，今天歸我們這連放哨……”

“唔唔，路上已經夠受了，還不得息嗎？”

“不要多說費話，快去罷！”

半夜的一響鎗聲，把黃得標從睡夢中驚醒，一躍而起，急急地擎住他的第二生命，那桿黑刺刀的長鎗，和其餘的突然驚起的弟兄們，在連長的指揮之下，面無神色地便望外走。連長今天是連哨的哨長，負有警戒東北方面之敵的責任，所以一聽到位置在浮橋邊的第一軍士哨的報警的鎗聲，便應當即刻率領全連的人前去禦敵。放哨而和敵人接觸，無論哨長哨兵當然十有九是死的，但也不能不奮勇地衝出去。這時騷動已波及到全團了。

但江干依然是黑沉沉的，江的那邊，也彷彿無甚動靜，而且也沒有聽到第二聲的鎗響。可是，雖然如此，也還是命令“散開！”也還是打着“注意”的信號，也還是預備和來襲緊的北兵大大地作一場鏖戰，作一次奮鬥。

他們要在這黑夜中，抖擻精神，把敵人殺退，或者讓敵人衝過河來，殺死自己……

然而，這緊張的時間也並不久，馬上他們就明白了，那不過是一個拉伕拉來的落了伍的挑伕，因為不懂軍隊裏的規矩，在哨兵喊了第三聲的“口令”時，不回答，也不站住，仍然挑着担子望前走，結果是送了一條性命了事。

“哈哈，這蠢驢！”

這樣埋怨着，也便收兵回營。枉死了一個人，不算什麼，免了無數人的犧牲，却不能不算是大幸。

偌大的風波總算平安過去了，望着遠遠矗立

着的高山猴子崖，像煞那里含有多少神秘性似的，
大家都向着牠額手稱慶……

三

三天以來，這臨江的柘林市的景象，忽然變了色；充滿着陰鬱的等待的市街，頓形活動起來了。兵士們喜形于色地奔走相告，說南昌附近的敵人已經被他們的一百三十六師殲滅殆盡，城已圍數日，說不定現在已經陷下；他們不須再上火線了，只須等命令一到，便可以整隊大踏步地走進省城去。

這新聞是根據司令部的情報而來的，當然是十分可靠；團長得到這樂觀的消息，便命令書記官賸錄在通知簿上，報告各營連長；黨代表辦公廳裏

也把這消息用大字寫在紅綠油光紙上，張貼在各處的牆頭，于是全市鎮都似乎要飛躍起來一般爲這消息所激動。

但是其間偶爾也有懷疑這消息不甚可靠的人。黃得標向他的伙伴韋虎和戴金發說：“恐怕靠不住罷，政治部裏的人，每每慣會說些憑空的話騙人的。”

“不，”韋虎卻很有把握似的斷定說，“這回一定真的！今天中午，我從團部門口走過，參謀長的那個勤務兵笑着叫住我：‘老章，用不着我們再賣力氣了，南昌已經攻下，團長，黨代表和參謀長，在快快活活地喝着歡喜酒呢。’你想，這還會不真的嗎？他們即使騙我們，但總不至于騙自己罷。”

黃得標和戴金發被他這突來的確實的證據所說服，便只能“唔唔”地答應着。忽然他們由于團長們的喝歡喜酒而自己感覺到也有這種需要，便趕快去買了一大鉢水酒，十個銅板的落花生，也就在

營房裏蹲着喝起來。他們這種喝酒，雖然由于所謂歡喜酒者所引起，但其實當然並不相同：團長們功在黨國，喝酒慶賀是所以表示愛護黨國的至誠，因為他們本身的功名富貴和黨國的存亡有密切的關係；而黃得標等的喝酒，則不過爲了要滿足饕餮的欲望，爲了要殺殺喉嚨裏的饞涎，充其量也只能說是在喝着爲自己得慶更生的更生酒，——因爲他們至今還不明白打了勝仗以後于他們究有多少好處；除外可以不用再行軍跋涉地勞苦，不用再上火線去拚命以外。

“我說，黃大哥，韋大哥，天下的事情，有些也似乎是命裏注定的，注定該死的便死，注定不該死的，便無論怎樣也不會死！”戴金發與高采烈地誇說着。

“也說不定。不過，既來當了兵，總免不了……”這是黃得標的回答。

“我是，”韋虎啜一口酒，剝出兩粒花生肉來

望嘴裏一塞，這種慢慢地表明自己的計畫。“這次打仗打完後，決計不再喫糧了；在軍隊裏鬼混了許多年，連家小都養不活，自己也仍然落得兩手空空……”

“你說得對呵，但是，我們不喫糧，做什麼去呢？——種田嗎，沒有田讓我們種，做工罷，也沒有地方要我們。”

“這回打平了，也許于大家有多少好處也說不定罷，他們口口聲聲說，為人民謀利益，為工農找出路……”

“你也相信這些鬼話！”黃得標不禁大為憤慨。“他們那一次打仗不這樣說呢？但等打平了，做官的做官，發財的發財，老百姓還是老百姓，我們還不是我們？”

“依你說，那麼，我們可不是該喫一輩子的糧……”

“那到也不一定，總有一天會不再打仗的。”

“那是在什麼時候呢？”老虎沈吟着。“這回我們出發的時候，不也是這樣說嗎，打倒軍閥之後，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嘻嘻，還早着哩！……”戴金發冷笑着。

這時，從外面傳進一道命令來，是連長的勤務兵的聲音：“黃得標！戴金發！……連長在叫……”

“到！”他們同時站起來，用軍人的口吻答應着。

連長和三位排長，分坐在現在稱爲連部原來卻是茶食鋪的櫃台邊的竹楊子上和圓凳上，指手畫腳地在談些什麼，一眼看見黃得標和戴金發走到他面前筆直地站住，不覺把話頓住了一下；似乎忘記了叫他們來的原意了，向他們瞪兩眼，纔記起來似的說：“你們兩個；今天得往團部去。南昌已經打下了，團長要打發些人到那里去取回上次退走時埋在土裏的那些槍枝；我們連裏，我派你們去。聽到了沒有？”

“聽調！”他們簡截地回答。

“好，下去，下午一點鐘去集合。”

喫了飯，趕緊把簡單的行李收拾好，背上鎗到團部裏去集合時，團部門前的空地上，已站着十來個人。由一位佩着駁殼鎗背着行軍袋的中尉副官帶領着，他們仍然走過浮橋，而改道向着到省城去的路上前進。

這次的出差，對於黃得標是決不會發生多少興趣的，因為他並不覺得這是如何新鮮的事；一路來，從廣東，而湖南，而湖北，而江西，行軍時，比這更新奇的經歷多得太多了，不算什麼。不同的只是，這次出差可以稍稍自由些，不必十分拘守軍隊開動時的各種約束，卻覺得是難得的，愉快的。

然而，雖是這樣，一路上，他們也還是成了行列走，沒有誰敢落後一步。因為，這既是在剛剛獲勝以後，那麼，亂竄在各鄉村間的敗下來的北兵，定然很多，一個人走過，是難免會遭他們的毒手而被

幹掉的。

隨便地談笑着，十幾個兵士前後相隨地趕路，覺得步履都非常輕鬆。那副官也時時撮嘴說：“弟兄們，辛苦了幾個月，真是難受呀！但這回總可以大大地休息一場了。”

穿過松林，爬過叢坵，當晚他們便宿在一所位置在洞橋下的土庫門面的屋裏，屋主是一個半斯文的老頭子，對於這班不速之客，抱着敬而畏之的態度，接待得非常週到，他們竟半文不費地飽享了一頓盛餐。

“團長，”那老頭子對副官這樣稱呼，因為在他的似懂非懂的腦子裏，以為團長是軍隊裏的最高長官，而以這個最高的最尊貴的稱呼送給一些普通軍官，是定可以取悅于他們的。“您們來得真合適呵，省城那邊，聽說又被‘我們’圍住了呢。”

“是的，上頭就是聽到這消息，纔派我們到那里去的。——城已經攻下了嗎？”

“那倒不很清楚，不過，依我想，‘我們’的隊伍總該已經進城了罷。”

第二天清早又開路。路上的景象和昨天的一樣。但到第三天，在離省城只有五六十里路程的一帶村莊上，竟漸漸少見人煙了，空氣也似乎突然緊張起來：中尉副官懷着鬼胎，沿路探聽，也得不到要領；總之，風聲彷彿又不大見佳了，卻是可以臆想得到的。

然而，軍人的唯一天責是服從，既然奉命而來，總不能半途上空手回去。於是，道聽塗說，不見得靠得住罷，鄉下人大驚小怪，也是難免的罷，這樣地欺騙着自己，寬慰着自己，又蹣跚了七八里路。

不覺已到半上晝。正當他們失望地到一處連茶水都找不到的絕無人跡的路亭邊坐下時，陡然得着了驚惶：他們看到一隊衛生隊的担架兵，兩個人抬一副擔架，上面躺着混身都紮了綳帶的受傷的兵，從前面和他們相反方向的大路上，哼唧哼

呵地抬過來：接着，大行李隊，藥品担……一些臂纏着
畫上紅十字的白布的軍醫和看護士，一些臉色憔悴的
司務長和勤務兵，雜亂地，流水一般地過來了。

他們目瞪口呆地望着這些剝皮松鼠似的隊伍
滔滔湧過，隨後，那副官終於忍不住了，便向那個
恰好從他面前走過的有鬍子的近視眼打聽說：“醫
官，前面怎麼樣了嗎？”

“唔，”那軍醫站住，向他望了望，看見他軍服
整齊，而且挂着皮帶，知道他也是個軍官，便在他
身邊坐下，說：“累死了累死了……前線嗎，不得
了！今天早上已經奉到向後方移動的命令了。……
唉，老兄，你可有香煙沒有？”

副官給他一支紅獅子，自己也點上一支吸着，
繼續問：“怎麼一回事？聽說城已被圍，怎麼又退回
來了？”

“這連我也不甚清楚，”那軍醫吸了煙，精神便

振作了些。“總之，大概是那邊救兵來了……我們這邊呢，受了突然的打擊，也許措手不及，所以改變戰略的罷……”

“城到底被圍了沒有呢？”戴金發冒冒失失地插嘴問。

“城？圍了，的的確確圍了。”軍醫顧自把煙狂吸着，也不管對手方是那個，這樣答。“一共圍了四五天，但是，那城裏的守兵呵，真太厲害，幾日幾夜鎗聲不曾間斷過一刻，我們的第一百三十六師，接連來上十幾次衝鋒爬城，都失敗了，剛爬上梯子，便一鎗了事，一個一鎗，兩個兩鎗……”

“北老倒居然這樣兇？”副官死魚似地張着大嘴巴，久久愕然。

“唔，厲害得很呢！你老兄可知道，北老的戰鬥力其實也不弱似我們呵，我們從前的幾次勝仗，老百姓的幫忙也很有些關係哪。”這簡直像是政治部裏的人的口吻了。

這話，他們其實也並不否認，但把戰勝的功勳完全推在老百姓身上，卻是覺得難于首肯的。於是他們之中有一個兵士便說，“醫官，您說的老百姓幫忙的事，確也有的，但是左不過替我們送送粥，送送茶，帶領帶領路徑罷了；其餘的可是還得全靠我們……”

“便是這些也就夠了囉，”那軍醫卻把煙屁股望地下一拋，點點頭，接着發議論。“這一大半都是各位弟兄們辛苦來的，我很明白；但是，譬如你們正在火線上奮戰，然而漸漸談得毫無力氣了，那麼他們的冒着鎗彈送粥去，不也是很要緊的嗎？至于帶領路徑，也很給了我們許多方便；譬如說罷，我們從正面攻擊，不能取勝，但因了他們帶路，而從小路上過去，冷不防地給北老一個大包抄，卻馬上便可以打得一次勝仗了……即如我們這次退下來，沿路也頗受了他們的招應，雖然他們之中還是逃掉的居多……老兄，（他把臉向着副官，）你說

是不是？”

“是的，這倒也是實情，不過……”

“對了，這是實情。——老兄，他們也實在是，十幾年來喫盡了北老的苦，所以這回我們一來，他們便都對我們抱着大希望而來歡迎。但將來恐怕仍然難免……”那軍醫說到這里，自覺有些話是不便說的，便突然縮住口。

副官還來不及表示爲這話而發生的意外的驚訝時，那大隊兵士已經黑壓壓地過來了：個個都泥塗竟體，個個都面色枯澀，雖然從外表看去還很鎮靜；但究竟也已遮掩不了那種張皇無措的神情。

在前面休息着的大行李隊和衛生隊的擔架兵，看見大隊過來，便離開大路而逃向田中等待着；等大隊走完，他們便在後至的隊伍還沒有開到以前的空的地段之中，繼續前進。中尉副官茫茫然地，也便帶起他所率領的十幾個兵，和那軍醫一同跟着上路，這時他們彷彿成了護送傷兵和行李的

特務兵一般。

循着來路逆進着，直到天色已經黑得伸指不辨的時候，衛生隊的軍醫們纔在曠野的小村裏布置一所臨時的野戰病院。許多困乏的，只是表示着倘若遇見敵人便得在殺人或死去兩條路上挑一條走的兵士們，仍然無休止地繼續前進；而許多業已受了微傷差幸沒有倒斃的，因為迅捷的步行的勞頓，卻都逗留在這所臨時野戰病院門前暫且歇住腳，那些由担架兵抬來的永遠躺着未經診治過的傷兵，陸陸續續由哀吟變為呼吸急促以至死去的非常之多；担架兵們便毫不憐惜地把這些屍首拋棄在原野，而讓担架輾自空着——因為後至的傷兵並不增多，那些成千成萬的垂危的受了重傷的人，只能在戰場上毫無憑藉地轉輾着，徒然悲號，徒然掙扎，也再沒有人會理會他們的了。

至于那十來個在中尉副官率領之下的本是出差來的現在卻儼然負着護送責任的兵士，因為從

早上喫了飯後一直沒有喫過什麼東西，便在這臨時的野戰病院裏，這主人已經逃避一空了的大屋的廚房裏，自己實行搜索，然後自己動手煮飯，然後把那僅僅剩下在竈廚裏的幾條絲瓜和二十來個辣椒燒熟了，于其間和副官分享一頓。

疲倦主宰着他們：大家都席地睡下了，只有黃得標卻徹夜不能安眠。他聽見外面的喧噪和騷動越來越厲害，經過的隊伍的步伐，也再不能維持日間那種較有規律的動作，而卻是近乎糟雜的紛亂的慌張的奔跑；隨後，轟轟的炮聲也彷彿逼近攏來，甚至機關鎗的田雞似的叫着的開關的聲音，過年放鞭炮似的聲音，也竟一陣間歇一陣地從風中吹來而聽得見了，這顯然是担任掩護退卻的最後一團也在向這邊移動，敵人則正在有計畫的指揮之下取包圍的形勢向這邊緊追……

黃得標突然坐起，把戴金發叫醒，商量之後，便去報告中尉副官，說明現在是應該趕快離開這

裏的時候了。副官睡眼惺忪地起來，側着耳朵細聽了一下，固然，大砲竟爾不斷地狂吼，有時遠聽得見逼近的機關鎗聲，不禁卒然變色，而主張即刻就走。

這時，衛生隊的軍醫和看護士們，也都已經驚起，着手準備離開；那些担架兵和挑夫，便把所有的受傷者，担架，大行李以及藥品担，攏總都放棄，於是他們便成了一羣災民一般，在黑夜中空手上道。這中間，只有那儼然特務兵的十來個弟兄沒有丟掉鎗枝，然而也已非常頹喪瘦弱，困憊欲死；在繼續一晝夜的奔逃之中，僅僅獲得幾口水喝，饑餓逼迫得他們不能動彈，沿途倒斃的竟有三四人。

最後他們仍然到了那位置在洞橋下的土庫門面的屋裏。屋主業已逃走，他們便佔住了這空屋，從事比較舒適的休息。大隊是留在離這裏三十里之外的後面，又在布置防線預備和敵人再戰了。

這大隊，便是當初圍城的第一百三十六師和
另外兩個獨立師。

四

他們趕回柘林時，市上已經冷清得很了，僅只寥寥的幾家鋪戶，好像不敢見天日似的，陰陰沈沈地半開着門；此外的大多數則都把排板上着，住戶也都緊閉雙扉，彷彿在等候一種大禍的來臨。

他們無主地走向丁字街口那家小飯館裏，從那面善的老板的嘴裏，打聽到隊伍已經于三天之前開向永脩那邊去了，悵惘地，當晚只得就此宿下。

趕到永脩，正要渡河的時候，知道隊伍在剛一

進城之後便又退走而向別方面去了，只得又折回來，朝着人家所指示的那方面追去。這樣沿路探聽着，三天之後，到了安義。

已經是柿子熟了的時候，沿着這小縣的低矮的城牆的長街上，硃砂一般紅，皮球一般圓，那柿子成擔地擺着。秋氣業已很深了罷，然而戰爭卻老沒有休止的意思，這時又聽說他們的隊伍已在分路口和敵人作戰了。“這黠武要到幾時纔得結束呢？”大家都這樣默默地思量着。

匆匆喫了飯，連夜趕出城去。初七八的上弦月，濛濛地照着荒野，成了單行走的這些在副官率領之下的兵士，連影子都覺得寂寞。夜是越走越深，彷彿牠是那樣地長，前面目的地也因此越走越渺茫。這樣，直到最後，在他們穿過一所瓦礫堆積的村莊之後，纔聽到，不知是那方面發的野炮，忽然突破黑夜的岑寂而咆哮起來了。

仍然沿着大路前進，隨後，遠遠的機關鎗聲也

漸漸聽得見，而步鎗的劈拍之聲，亦復不很清晰地傳入耳中來。但這些遙遠的聲音，只能使人神經緊張而興奮罷，至于在他們旁邊，更逼近的，低低的，幾乎叫人疑心不是從同一世界發出來的微聲，卻似更蘊蓄有非常沈着的力量，刺激他們的奔波愁苦的心，以致他們的混身毫毛都根根筆立起來。

要在薄黯的月光下，辨別找尋這些聲音的來源，原是很爲費事的，倘有一個陌生的旅客經過這裏，也許會疑是鬼哭也未可知；但他們卻很明白牠的來源，惟其明白，所以越加容易發生顫悚之感。

黃得標時時把眼睛睜得滾圓。想在模糊的近乎鴻荒境界的夜象中，把這幅悲慘的圖畫看一看清楚；但曠野只是一片黝灰色，凝神細察，也只能看出靠近大路的田畝裏，有好多幌動着翻滾着掙扎着的黑色東西，而聲音便在這幌動，翻滾和掙扎之中不絕如縷地出來。此外還有不能動了的，

甯靜地躺倒着的，也很多；副官把手電燈一照，於是這種景象更呈現得楚楚：歪扭着身軀，攤開着四肢，僵臥在血泊裏的；創口深重，甚至肢體不全的；帽子落在旁邊，露出油光的頭，腦漿流了一地的，都有。可是，這還只是看得見的逼近的一部分景象而已，其餘的，卻在這廣大無邊的夜的屍衿之下全被覆蓋住了。

由於這些，使他們知道他們已經獲勝，那光景顯然表明着前半夜是在這裏打的，而此刻卻已望前進展了。然而，這進展究竟能有多少呵，三里五里頂多也不過十里罷？但爲了這區區三五里路線，卻有許多有生命的人把他們的一切都斷送了。而且不論南兵北兵，都得着這同樣無情的平等待遇。

“小時候打死一隻蒼蠅，母親尚且要說是罪過，怎麼這樣殘忍的事，倒反可以明目張胆地橫行呢？難道固真沒有法子使牠不再發生嗎？”一個兵士這樣轉了一念，但隨即很快地就在自己的心底

裏消逝。他是屬於第二連的，名叫侯福興。

他們逐漸走到彈力的有效境界內了。一陣一陣鎗彈的暴雨點，蝗蟲似的成羣地亂飛；榴彈的掃帚尾巴，也很飄渺地在他們面前幌着。這簡直好像放焰火，搖搖擺擺地望半空升上去。然後又半途開花，火星便洒洒地四散落下來。

剛從危險地帶回來的他們，很想不再即刻趕上較前更危險的區域去：雖然明知能夠圖賴的不過這一次，明天以後，仍然怎樣也不能避免掉的，但便是一次也可以——因為在這種光景之中，很容易在未到陣地以前先把性命乾送掉，而性命是只能送一次的。

“副官，我們還得趕上去嗎？”不知誰蹣跚地問，而且立刻把身體蹲下，隱藏在那棵大楓樹背後。

副官躊躇着，而發顫的呼嘯的炮彈，賽籃球般

怒擲的煙球，卻已在離他們不很遠的田間墮下，轟的一聲，炸裂了，泥土砂屑便紛紛撒豆似的散開。

“唔，也罷，且在這裏躲一躲，再計較……”那副官只得說。

大家便分頭蹲下。只是鎗彈儘管連珠一般不絕地望這邊飛，他們躲的地方，其實並不比在陣地上更安全些。

“我說，副官，我們不如望後去一點罷。”

那副官還不及答話，忽然看見黑影中似有一個人中彈倒地了，楞住半刻，便默然望後走。他們在未到陣地以前意識還清醒而有放慮的可能時，是絕不願盲目地自告奮勇的。

黎明的薄光，開始描出一幅水墨畫，那種赤裸裸的駭人景象，便又在他們眼前微露。於是他們都站起來，接連打上幾個呵欠。踱踱了三四小時，腰板也麻木了，手足也似乎受了某種力量而掣肘了，混

身都疼痛，無力；勉強睜圓眼睛，把這謎似的環境一瞧，終於認清了，夜來安身的地方，原來是一座建造在大路的支叉處的車水的草亭。

朝霧還籠成半個大圈，是半透明的，好似隔着一層搭棚的明瓦，周圍的景象仍然隱約可辨。但他們也無心觀賞這些，只想互默默地注視了頃刻，便彷彿彼此都已心照不宣似的，錯雜地向着前面瀰漫着蜿蜒起伏的青煙的地方突進。

這時彈雨稍稍收霧，偶爾嗤地掠過，也只像雨過天青後的積留在樹葉上的被風零零落地吹下來的水滴一般。前線又有進展了罷，他們極願望進展的程度擴張的，因為前面越伸張，他們是此去加入戰爭的時間也越可以縮短。

他們在兩邊都是死傷枕藉的大路上走了，因為為火箭所逼迫，只僵僵着身軀而行。末了走到一座浮藻綠臭的水塘邊的樹蔭下，暫時站住了；這時樹蔭背後的遠處，朝曦剛好從地平線下鑽出頭來

從樹蔭過去二十來步路，小土堆背後，一面團旗倔強地豎立着。這是離第一道陣線較遠的地方，於是北軍的野炮便盡量向着團旗的周圍掃蕩。高高樹着的這面旗，恰好做了敵人的射擊目標，這是當然的，但他們也決不肯爲此而甘心把牠橫倒着地，因爲作戰而不把軍旗豎直的事，在軍隊裏是認爲一種不祥的徵兆，要引爲大慚且必須竭力去避免的。

團長，黨代表和參謀長，在和團旗相隔三四十尺的爛田裏，靠近矮矮的土堤站着，但每當震耳的炮聲一動，便都趕快把脊梁屈攏而伏倒了。

當他們走到團長面前的時候，團長正焦躁地在向一個臂上纏着紅布的傳令員頓足：“怎麼第二營一早來還絕不向前，老躲在背後怎麼成，得衝鋒！”

司號長聞命自動把“衝鋒號”吹起，搖着前面一陣喊殺的聲音狂作；而北軍的滾湯煎沸似的火

炭爆裂似的機關槍和步槍聲，便突然稠密緊張，七寸口徑的重炮，也瘋子般放肆地跳躍着向這邊陣線後面大行搜索了。

陡然，大家都俯下身體，彎腰屈膝地顛自亂竄，那背着短的手機關鎗的馬弁，把肩胛骨聳了兩聳，撲地一個仰天筋斗，便四肢朝天而倒下了。

火藥的辣味兒還刺激着鼻孔，大家的心還高速度地在跳，有一個勤務兵爬似的走到屍首身邊取過了那桿手機關鎗……突然，後面一陣騷動，每個人頓時都心慌意亂地以為是受着夾擊了，驚恐萬狀地回轉頭去，冒火的眼裏終於看出，那潮湧着過來的原是增加上來的別團的隊伍……這時，紅光四爆的刷子又接連在他們頭上閃過六七次……

“向左轉，第一營前進！”那別團的鬍鬚子團長高揚雙手這樣喊着。

剎那間，嘶嘶而來的鎗聲稀疏了，遙遠了——北軍準已受着這邊第二營衝鋒的逼迫而向後退避

了罷？但同時，炮火卻更爲猛烈，並且彷彿他是生着眼睛一般，立即改換了方向而朝着左翼剛增補上隊伍去的地方去洗刷了。

於是，他們重新都站起來，那副官便飛跑到團長面前，在相距三尺之處立正，舉起手：“敬禮！”

“什麼事？”團長似乎昏眩了，脫口問。

“報告團長：派到南昌去的特務兵，回來了，路上倒斃了三名，中流彈死了一名，其餘的都在這里。完結。”

團長略略沈吟，記起來了，而且也早已知道圍城的兵一退之後，他們必然不會把使命完成的，便不再多問，只簡截地威嚴地說，“快叫他們歸隊去！”

“知道了。敬禮！”副官又奔回原地方，把臉向着在他飛跑過去以前已站成了一排的弟兄們，高聲說：“聽着！稍息。團長說了，叫你們趕快歸隊去。完了。稍息——立正！解散！”

於是，這些從南昌回來的弟兄們，只得把一切勞苦和驚惶都丟開，捏緊鎗，老虎出籠般向前狂奔……不久，司號長的悠揚的“前進號”聲又在後面發動；團部想必也在慢慢地推進之中了。

黃得標和戴金發，跟着其餘的幾個弟兄，沒命地望前飛奔。跑到一座高大的墳堆背後，前面望去便是白茫茫的一片平蕩地——他們從這掩護物後面轉到沒遮擋的平地上去，也即是從生的國土轉到死神所管轄的區域去的時候，不免路路退縮一下。但突然又都不約而同地勇敢起來了，按捺住跳蕩的心，冒着萬險直衝過去……這時北軍的陣線是掩埋在遠遠的遷延不定的滿天煙霧之中……

他們散開在黃沙地上，橫擎着鎗枝的他們的影子，移動着，渺小得直如芥菜子一般。各種聲音：大砲的轟吠，步鎗的嘶叫，喊殺者的狂呼，被殺者的悲號，混合成喧耳欲聾的說不出的粗暴糟雜

的一片……

同行的一個弟兄，忽然不聲不響地跌倒在黃沙地上，團團打滾……塵霧旋風似的捲起，機關鎗向着他們前面的陣線掃射，而其中有一半的子彈，卻都直跳過前面的陣線，而來緊緊地追逐着他們。他們不辨情由地只是衝上前，最後火光一閃，又是一個弟兄尖削地怪叫一聲倒在地下……而黃得標戴金發，不久便已趕上隊伍，加入在剛剛佔領的高阜上的散兵線裏了。

他們分頭在高阜上斜臥倒，便接連着前面逃竄的北兵開鎗。其實他們並沒有把那遼遠的似燕子一般迅捷的正在逃竄過去的背影看清楚，但還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亂放，只是把這種彈粒大把地撒過去便算了事。可是，他們也居然看見很多的小小的黑影在他們胡亂放去所匯成的稠密的陣雨之下倒地亂滾。

這高阜，在幾分鐘以前，還是被北軍佔領着

的，此刻雖已歸他們所有，但也仍然有些人在那裏逗留著，那便是一些死了的和受傷的北兵。其中有幾個人，顯然是腿部或胸臂被戳了幾個洞的，躺在高阜的窪處嗚咽地哭；而傷了腹部的，則連肚腸都拖出在外頭，卻也還未斷氣，只是抽搐翻滾。可是，他們對着這些，都毫不發生震動；而且爲了圖一點萬一不死之後的便利，反而昧了良心，實行動手在那些人身上搜取戰利品——銀錢。

一個腿上中了鎗的跑不動了的北兵，僵臥着，雖已經無抵抗力，但還能喘着氣向靠近他的熊十一說：“我身上還有些錢，情願都送給您，但求您，不要把我弄死罷……我們本是自家弟兄，叫我們互相廝殺的是那些……”

熊十一心裏一動，正在連本來打算去搜取的錢都不忍再拿的時候，恰巧被那害殺人的向來因爲當參謀未能如願的連長聽到了，勃然大怒，舉起左輪鎗只向那北兵的腦袋上一擊，便頭破血流而

不則聲了。

許多人，乘這北軍後退的小小甯靜之中，都做着同樣的摸索工作；這種類乎劫奪的行爲，是向來被上頭所默許的，因為這是餉銀太少的最好的補救辦法。但忽然之間，北軍想必又退到適當的防線上罷，從煙塵中鑽出來的急雨，又驟而密地向他們洒過來了。

這一來，他們可憤怒得不得了了，各自用不斷的射擊去回報，一排子彈放完，又裝上一排，迅速地循環，毫無罷休地俯射，……

“五百米突瞄準……快放！”第二排排長喃喃地喊着。

然而，他們實際並沒有計較什麼瞄準不瞄準，只是格搭格搭地接連把鎗機扳動，讓子彈簇簇地從鎗口衝出去，到了遠遠的地方，便散開一陣灰白的淡綠的烟霞來，而和大團迷眼的雲霧混合。

好像互相報復似的，北軍的那些外國蓮子也

成斗成担地大量送過來，炮隊又瘋狂地開始向這
邊橫掃了；繼續不斷的山崩地裂的高阜都爲之震
顛的這種雷聲，使大家只得竭力捲縮身體而半
閉着眼等待，和放……

“他們的子彈可真充足呀！”

“什麼充足不充足，還不是和我們一樣地閉着
眼亂放的嗎？”戴金發說。這是一句誅心話，因爲在
這種雷雨交加的死期之下，誰還能仔細去顧慮些
什麼這子彈打出去能不能發生效力等等的瑣屑問
題上去？他們絕無思索地開鎗，聊以塞責似地開
鎗，至多把這認爲是一種娛樂——兩方面互相競
爭着，誰發得多，誰便能壓倒對方，誰便能使對方
在嚴重的逼迫和監視之下不敢動彈，誰便可以取
勝，這卻也很合乎戰略的。

“阿唷……痛呵！……”

“……我不能動了呀！……”

這邊一聲，那邊一聲地這樣呼喊着，而有時當

一顆巨彈展着銀紅的翅膀直逼過來，簡直連使人開口叫一聲的功夫都沒有，便四肢分裂地死滅了。

喧鬧嘈雜，他們都似發癲或者糊塗了；這種呼聲固然不再能刺心眼，有時甚至于連什麼都辨別不出來，只是覺得自己是窒息着，閉悶着，或者正受了夢魘……

許久以後，北軍忽又絕沒來由地停止射擊，大砲的擂鼓聲也鎮住了，只有兩架機關鎗還滴滴搭搭響着，和過年時帳房間裏的算盤子的不斷撥動相似。

“他們又在退了罷？”連長側耳一聽，問。

“不見得，”第三排排長胆怯似的說，“敢是要來襲擊……”

“沒有的事！要來襲擊，機關鎗怎麼還在掃？——顯然是掩護退卻的！”連長決然地抱着樂觀的態度回答。

但是，機關鎗也突然停止活動了。

“哈哈，北老又退走了！”第二排排長從高阜上先露出頸項探探頭，然後站起來，歡躍着說。

於是，其餘的人都跟着站起；他們都知道北軍是的確退走了，但北軍爲了什麼要退卻，而自己又由于什麼而取勝，卻都胡里胡塗地弄不明白。

前面有無數連散兵，螞蟻一般紛紛在平原上躑躅而進了，斜插着鎗枝的黑影在日光之下移動……

忽然，營長傳過一道號令來：

“第四連前進！”

他們也便跳過高阜急急地行去。路上盡是死屍和血，間有幾個負傷者在那里沈吟；於是黃得標幾乎連這些死傷者都是敵人的事都忘記了，卻不能自持地在喉頭念着咒語道：“弟兄們，不要哭，不要焦灼！野戰病院裏的担架兵就會來的罷，再不然，那就請在這裏永遠地安息罷！……”

這時，太陽已移到天空的正中了。

五

牆壁上許多瘡疤，門角上蛛絲塵封，有些連屋脊也被轟塌了；在這樣一處不知名稱的破落村莊裏駐紮下，值星排長便來點名。出發以 剛改編的第四連，經過這次分路口的小戰，頓時由八十二名減少到六十七名了；連非列兵都算上，也不過七十來個人罷。

火伙剛把粗米飯燒好，他們便忙着七手八腳去拾飯籮；爲要想填滿那空了整整一天多的肚子，都顧自低着頭毫不答味地大嚼。飯後，又一齊倒

頭而睡，接着便呼呼地打鼾，似負重過多的驢子因趕了長途以致倒地喘氣一般。

只有黃得標和戴金發，在這以前，隊伍剛在這里駐紮下的時候，值星排長便說他們參戰的時間不多，命令他們擔任守衛。于是，他們雖然疲乏，腿酸，頭重而身軀不能支持，但也只能拿着鎗筆直地站到門口去。那時，從戰地上接着開來的隊伍還不少，他們只能儘站在那里做舉鎗和鎗放下的單純動作。這種機械的事情，使他們越發加添煩累，他們簡直再也站不住脚而要倒地了。

幸而，隊伍不久也就過完，他們這纔略略可以散蕩一下。第四連原是駐紮在村莊的東口，和剛纔作戰的地方比鄰，他們便可以從那里重新把那些戰地上的光景細認一遭：那被砲彈所鋤犁過的田原，那曾經用了許多死傷者的血和命以及生者的軀體痛苦所奪來的毫無生氣的一塊荒郊和幾個高阜都歷歷在目；此外，便是一些背着紅十字旗的救

護隊和附近找來的一些農民，四散着，在搜尋四肢不全的，熱血迸流的，斷了氣的和未斷氣的那些在昨夜或者今晨還是活潑潑的戰士，如今卻再也不和這憂愁世界發生關係了或者快要不再發生關係了的屍首和傷兵……

他們忽然對於自己的還能夠生存着的事感到興味，便好奇地想在這茫茫的地帶中找尋出自己曾經拚過命的地點來，以資談助；但這些地點早已無法尋覓，牠們早已掩埋在一片灰色的景象之中了。

於是，他們只得把視線收過來，而面對面地望着。漸漸，他們彼此似乎不能相識了：本來黧黑的臉，受了許多砂石和荊棘的划傷，本來骯髒的衣服，染滿了許多塵土泥漿；他們互相奇異地瞧着，越瞧越怕，隨後竟下意識地各把對方認作一個魔鬼看待。

由于魔鬼這感覺，那許多記憶，便都在黃得極

腦中浮漾起來。他原也和其他的所有兵士一樣，是善忘的，原因是不願想或者不忍想，所以凡是過去稍久的事，多半便不在他的記憶中了：但剛過的，心裏的震動還未十分鎮住，腦裏的印象還未磨滅盡淨的時候，卻很能記得一個輪廓，一些片段。這些記憶自然是無關於全局的，因為他們所想得起的只有自己所經歷過的瑣碎事情，至于全局，那是，他們雖然也是其中一分子，但實在是一點也不知道。他們對於自身所參加的戰事，完全懵懂，別人卻反而比他們明瞭得多多。

“今天早上，”黃得標先把自己的記憶提出報告。“戴金發，你記得罷？那個誰呀，徐林貴罷，死得真慘！”

戴金發正沈悶得要打瞌睡，聽到黃得標向他發問，便也很興奮地回答，藉此也可以驅散瞌睡來的擾。“記得，他是被那邊的旱機關幹掉的，混身怕都受彌了傷呀！但你恐怕還沒留心，那陸培榮纔真

可憐哩，他中彈後接連掙扎起四五次；又接連倒下四五次，看了那種情形，真是任什麼人都會發狂的了。”

“唉，這不過一場小戰呵！……”黃得標歎息着。

“是呵，一場小戰，我們連裏就死了六七個，受傷的總有十來個罷……但北老一定死得比我們更多……”

“也不一定，他們也很來得幾下呢。”黃得標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頓住了一下，然後好像急于要解去壓迫住他的重担般地，囁嚅地問：“喂，老戴，你看還有幾次打罷？”

戴金發冷笑了笑，說，“你在做夢！依你說，難道僅僅只打這一次便可以完了嗎？離南昌遠遠着哩，起碼還有四五次比這更厲害的……”

“唉，是嗎？”黃得標辭窮似的問。他本是個老于行伍的人，雖然蠢笨，但這些大體情形卻原是

可以明白的；只是，他對於戰爭實在是厭倦了，而且如今的光景也已不可昔比：他分明記得，當他們還被稱為A軍的時候，每逢戰爭發生，無論結果是打勝或打敗，他們總之可以得到一番暢情的姦淫搶掠，如今可是不成，上頭要壽餉自然照舊，但他們卻連半點好處都得不到了；雖然上頭每次訓話也都曾經應許過他們若干將來的利益，但那是怎樣渺遠的事呵，馬上就要去送死的他們已經等不及這些了。爲了想在絕望之中得到一點望梅止渴似的安慰，因此黃得標便有剛纔的嘔喘，便有此刻的辭窮的躊躇表示。

於是，兩個人都默着。但是戴金發忽然鼓勵他似的警告他似的哈哈大笑起來了：“黃得標，你也真是……既然來喫了這口飯，還是不要去想牠罷！”

黃得標也便不再回話。一不說話，兩個人面對面洗悶地站着，一切腰酸背痛的事情便又來向他

們襲擊了。

好容易挨過兩個鐘頭，有人來換班了，黃得標和戴金發這纔算卸脫了拘囚似的守衛工作，而暫時做個自由人。

走進營房裏面，一陣猛烈的碳酸氣便直奔向他們的鼻孔，但他們並不覺得。舉眼看，許多人還睡着，而許多人卻醒了。戴金發無心兜搭，便歪倒頭睡下，立刻也就打呼；黃得標也跟着歪下，卻無論怎樣能睡不着。剛闔上眼，便看見炮火連天而來，許多混雜的紫紅色的火樹金花，帶着一股硝磺味和一陣震耳的巨響，在他前面搖幌着，而北兵又猛獸似的挺着刺刀直衝過來了，接着在肉搏了，接着血肉飛濺，許多人狂呼倒地了，最後，他自己的胸腹也突然被北兵的刺刀所洞穿……

“呵呀！”他大叫一聲，睜開眼來，一切仍都照舊：有些人在喝酒，有些人在抽煙，有些人卻着地坐着在談戰事。

“……有一回，纔厲害呀，那時我還在獨立團裏；我們那一連人，散開在山的陰面，突然，一隻大水牛飛過來，在我們旁邊炸裂，立刻，十來個人被切做幾段，被劈成幾塊，被炸成碎屑，被截去腦袋和四肢，被燒成火炭，被壓成肉漿……地上是幾尺深的一個洞，石子泥土隨意亂飛，隨意亂擲，你只須被石子打着，也就夠受了……唉，那時簡直連躲也躲不及，逃也逃不及，只有活活地聽憑牠捉弄罷！……”

“還有比這更討厭的東西哩，遇到牠，那纔直倒運！你躲在壕裏，牠也偏要鑽到壕裏來開花……”

“你即使沒有觸着牠，唉唉，我也領教過的，那股氣壓到你臉上，也就可以叫你呼吸閉塞而死去……”

黃得標聽這些人在講從前從征的經驗，于己無干，而且講的又是比現在更殘酷可怕的故事，他的神經可是已經再也受不住這種無端襲來的刺激

了，便重又把眼闔上。他忽然覺得自己又在担任守衛了，眼看着許多隊伍黑壓壓地過來，他便舉鎗；這舉鎗直延長到大半天還不能放下，他心裏正在懷疑“隊伍怎麼老走不完呢”而有些不安起來的時候，後面突然過來許多使人驚駭咋舌的隊伍：一些也沒有腦袋的，一些背了自己的斷腿而用獨隻腳走路的，一些手足都沒有了而以屁股着地連滾帶走的，一些嘴巴裏吐着火頸項間滴着血的，一些臟腑肚腸都挂出在外面的，都那樣甯靜，都那樣有次序地前進，而且越過越多，他嚇得失魂落魄牙關咬緊而倒地了……又是一場夢。

從此，他再也睡不着了，勉強把身體支持起來，靠着包裹坐着，而連長卻匆匆忙忙地走進來了，高聲叫值星排長說：“立刻預備出發，剛纔團部裏得到報告說，北軍的隊伍又在向這邊前進了，今天晚上說不來就要接火的……號兵呢？”

黃得標便一躍而起，臉色慘白地木然站着，儼

然是個僵屍；而其餘的弟兄們，也都利時被那“預備號”聲所驚動。於是，這沈靜了半天的臨時營房，又頓形熱鬧而騷亂了。

六

隊伍開到山背後，突然止住了；天是黑得像深淵，一切都靜得如死。連長不住手地在暗黑中打着信號，弟兄們都似箱了口；於是，從山崗那邊立刻發出‘澎’的一聲單響，而接着便是無數脫腔的子彈紛紛地在頭上跳舞了。

在連長和三位排長的領導之下，他們瘋了一般，毫無顧忌地望兩個山崗相峙的地方突進。子彈從相反的方面射來，卻老是緊緊地追趕着他們，在和他們成一條平行線的空中橫行着。彈雨一陣密

似一陣，而且各自在尋覓着顧主，急急地要鑽入他們的懷抱中去；但他們卻毫不領情，互相推擠，互相退避，忽而隊伍隔做幾段，忽而又成堆地在靠近山崗邊蹲倒。胡里胡塗地，一切辨不分明，只是頭腦緊張神經興奮而身體卻又蜷縮着，摸索而進。

誰也不敢哼一句，咳一下，只是竭力保持着鎮靜，但事實是誰也保持不住；腳尖着地，山徑上的落葉沙沙有聲，而鎗彈逼近地墜下來，有些人終于不免叫喊出來了。

“阿唷唷……”幾聲沒有尾音的怪叫，不時從地面上尖銳地躍起來。

夜也是啞而靜的，啞而靜之中，只有七九鎗的爆竹似的軍響和九五槍的“格蓬格蓬”的重音混合着，此外便是曳長着的“噓……噓……”的兩種子彈的飛聲。手脚都招架不住，但大家還是心旌搖搖地擁擠上來。隨後，山徑拐灣了，轉過山崗了，陡然，過山曠的驚天動地的巨響轟然發動，一剎那

間，頭上刷過幾道迅捷的光，即刻又在空間炸裂；那散布開來時的迴光照耀着，使一些發抖的人有互相一瞥的功夫，但誰也不覺得誰爲卑怯，爲可笑。

又是一道紅光，而又是一道紫光，飄洒地幌蕩着，遠遠一帶山巒便在蹙皺的雲煙背後映出，那大概是北軍的炮兵陣地。

“散開！……一齊向山上前進！”連長抖擻擻地喊着。

大家在這鎗彈的雹霰和大礮的洪雷之下，個個人都有些戰慄，但誰也不敢則聲；暗黑中聽到營長踏在山的尖凸處發着口令：“向右轉！……第四連向右轉！”于是大家都捉迷藏般望山的右翼摸索過去。

七九步鎗所洒的雨點更加密了，迫擊砲彈直向着這邊奔過來，一股火藥氣也彷彿凍凝着一般久久不肯消散，而對面山頭的兩架或者三架水機關，也開始呼春的貓似的嗥叫起來，軋軋地，沒有

間歇地響着；子彈也成羣成隊地似一股旋風席捲而來了。

“臥倒！”是第二排排長的指揮語聲。“放排鎗！”

深秋的夜，已是冷得非常，刺骨的霜風拂着，但大家個個反而都嚇得一身冷汗。弟兄們飲彈後四肢抽搐的樣子，不絕如縷的呼聲，轟轟的巨雷，劈拍的尖響，咳嗆似的機關鎗的軋軋，滾緊的軍號，怒潮般的喊殺聲，粗暴而混亂，大家都驚駭得目瞪口呆。舉起揹着鎗的戰戰兢兢的手，將子彈裝上，然後不辨方向地向黑暗中續續放出去，於是眼前更加蒙上一層從許多槍眼中噴出來的匯合而成的迷霧。腦袋是鼓脹欲裂，心是最高速度地跳躍着，但傾刻之間，又被更準確，更洪亮，更迫近的狂吼聲所震碎……

“唉呵……呵呵……”一個人從旁邊跟踉蹌踉

斜奔過來，突然在黃得標和韋虎所臥倒着的距離三尺的隙地間倒下，用盡最後的力量狂喊一聲，便沒有響動了。

“唔，又是一個！”由于本能的惶駭作用，黃得標這樣說了一句，聲音立刻更在大聲巨響的混雜之中消失。

黑夜中一切情形都辨不清楚，誰也無暇管誰，誰也不知道誰死了，誰受了傷，或者誰還活着；各自只能讓鑽心的鎗炮聲把三魂六魄幌得東飄西蕩沒有着處，各自只能扳動鎗機無休止地向着遼遠的黑暗中放槍。

這時各人的臉色定然是灰白的，四肢定然是拘攣着，而各人的左右也定然七扭八歪地挺着死屍，東一攤西一堆地凝着血痕。但夜中作戰不許點燈，因此無論那個都朦朧地不能明白各自周圍的環境，而他們也都不願意去明白各自周圍的環境，因為他們已經連照顧自己都來不及，他們知道他

們的周圍到處無非都站着死神的陰影，他們唯一的等待，也只是讓死神一下子來攝去他們久已孤寂的靈魂……

近處山響震，躍起一陣迂緩的閤閤聲，雖在異樣的喧器中，卻清脆地可以聽見。

“哈哈，我們的機關槍也向他們回敬了！”

“我們，唉，我們的炮隊怎麼總是老不見來呢？”

這樣談着，大家可是毫不動彈，只竭力將身軀伏地，竭力將腦袋縮入肩胛中，竭力將雙腿收緊……陡然，又是一陣颶風猝不及防地掃蕩過來，一切便都在昏茫中聽不見了……於是，又是幾十道燦爛的閃電，又是一陣使人窒息閉悶的彈藥氣……而最後便是許多尖削的怪“叫：“阿啞……啞……”

大家這時都躲在各種明知其並不安全而在毫無遮掩的秃子似的山上，卻只有這裡還可以勉強藏一藏身的掩護物背後：土岩的下面，山壁的窪處，

荆棘旁邊，長草叢中，都有人蹲着，伏着，或者臥着……又是一陣連發的排砲，砰砰，邦邦，砰砰，接續響了三次，五次，十九次……

“媽呀，……痛死我了！”

雷鳴電閃交加，每次砲聲一發，隨着炮彈飛來的火花便紛紛栽在各處；全體都瞠目咋舌，而幾十個呼聲同時響起，但在黑夜中又瞧不出那些受傷者的面目。忽然，裘上士翻身一撲，恰恰撲在兩個屍首中間；他股上已中了幾槍，卻還掙扎着用雙手把腦袋抱住，隨後終於漸漸不能動彈了。

狂風驟雨向他們橫掃了幾十分鐘，隨後逐漸轉到別個山頭去了，而七九步槍的鎗彈卻還一大把一大把丟擲過來。于是有些人便站起，吁一口氣，但立即很快地又蹲下，伏倒。

“呵……媽呀……痛……”

“我渴得不得了呀！”

“不許吵，蠢東西！”是第一排排長的口氣，但

接下去卻切切地發問了：“連長，我們仍然在這里等着嗎？”

“自然，等命令再前進。”

“弟兄們，各自注意！”于是，第二排排長高聲喊着。

忽然，北軍的炮隊又橫過方向到這邊來尋開心了：似從獅子的鼻子裏發出來的狂吼，怪厲的，憤鬱的，延長着，不絕地咆哮，頓時把所有的人都驅逐到昏沈盲昧的境界中去了……

不久以後，水機關旱機關和步槍的嘶啼嘶喚又都息滅，獨有重炮，還蠢笨地向陣地後方槌着擗着，而牠那呼嘯也顯然沒有剛纔急促了。于是，弟兄們都說“北老已在後退”，第三排排長說“第一營已經佔領了對面的山崗”，第一排排長卻說“怕是別團的隊伍已和我們聯絡而向北軍取包圍的形勢了”……這樣地議論着，大家便都把彎世的脊梁伸

直，匍匐的四肢展開，以求暫時的舒適一下。

但是，忽然，從對面山脚下傳過來一片狂烈的喊殺聲，而陣線背後靠左邊的山角上，彷彿同時也起了騷動。

“快快，開槍呀！……向山脚下瞄準……”連長亢奮得非常地喊着。

於是，大家都毫不審察地動手開槍，“格蓬格蓬”，成串成行地擲出去，而全條陣線的槍聲也跟着大肆活動，機關槍也即刻開始必卜必卜地燒起開水來了。耳根又頓形紛擾，心房又迅速地震動，隨後，一聲警笛似的高呼：“北兵從側面包抄過來了！”

連長聽到這呼喊，簡直要發狂了，個個人也都慌亂失措。有些人已經預備挺起黑刺刀衝鋒出去，因為在這時候，業已沒有了別的任何顧忌，只有衝出去，是唯一的死裏逃生的辦法。陣線開始發生動搖，漆黑的夜色中，營長的號令，急迫而有似呼

救：

“第四連不動……快放，快快呀！”

這時，左翼的槍聲突然移向後面，猛烈而緊張，大家跟着齊聲吶喊，而迎面衝鋒過來和從側面包抄過來的北兵的喊聲和騷動，也就全歸消滅。不久，北軍的重炮又恢復牠原有的急促的調子，而且更加憤激狂暴，水機關旱機關和步槍，也立刻四面八方一齊發動了。

大家又都俯身貼地，死的和活的攏總聚散在一處死的都已安然睡去了罷，至于那些活的，卻只能屈起腰板，跌跌倒倒，毫無把握地在驚風駭浪中掙扎着，同時卻又百念俱銷地等待着。——等待着什麼呢，他們恍恍惚惚地似明瞭，又模糊，終于也不知道究竟是在等待着什麼……

約摸又過了一刻鐘。在這種沸騰激蕩的情形之下，那些還活着的人，摸摸自己的腦袋竟還依然無恙地嵌在頸項中間，自己也弄得不相信起來了：

比過了一年還長的這十五分鐘的時間，是值得怎樣珍惜地去紀念牠的呀！

離陣線後面沒有多少遠的山坳裏，炮聲跟着發動了，這是這邊的炮隊也已開始加入戰鬥。那聲音是延長着，彷彿從叢樹絕谷間奔躍出來的晴天霹靂。於是，砲聲立刻擴張了來源，對面山頭北軍陣線的前後左右，也馬上滔滔滾滾地轟起大雷來；炸裂時的洪鐘和出口時的吼聲幾乎同時並作；而許多迴旋于空際的牠那呼嘯，更如鬼哭狼嚎。

大家還是射擊，而北兵也仍然射擊：這邊的機關槍搭搭搭，那邊的機關鎗開開開；重炮與重炮，互相應答，互相唱和，一似萬馬奔騰，巨浪澎湃的光景。大家頭也眩了，耳也聾了，而雙腿又發軟，發麻；誰也憤激得要想狂跳起來發作一下，卻又誰也無力地只能咬牙切齒數着不可計數的砲聲而窺伺着。

個個人的頭腦漸漸毫無感覺了，漸漸覺得身軀飄浮在空中了，陣亡了，毀滅了……陡然，又是一陣風暴浩浩蕩蕩地過來，從那火光的一閃中，每個人都可以瞥見他那旁邊都有仰天覆地，頭殘肢缺的死傷者；其中有些人還在轉輾翻滾，而有些卻都躺得異乎尋常地安靜……大家又興奮起來，繼續開槍，而迎面的密發的鎗彈又向着這死而復甦的山頭飛撲，於是模糊中又聽到幾聲垂危者的呼聲……

顆大砲彈恰恰落在這山頭炸裂，熊十一已經不動了，而伏在他旁邊的人，卻都混身滴着血向前後左右亂竄……接着又是一顆，兩顆，七顆，無數顆大砲彈在頭上插翅飛過，盡力向着後面的防線上沖洗，那聲音越發暴戾，彷彿因為這邊的人還沒有死完，而憤恨了，而躁腳了，而發狂了……

這邊的砲隊也不肯示弱，也不肯讓步，不絕地以同樣的嗥吠去回答，這場兩軍合奏的複雜而粗

鹵的音樂便越來越起勁……猝然間，第二排排長隨着一聲炮彈的悲鳴而連頭帶頸被一股壓力推擠着陷入地底下去了，而另外兩個不知什麼人，也似遇着兩把猛劈過來的板斧而被削去了手足……濃煙，彈藥的硝磺味，交織在這山頭上，泥沙噴泉似的撒開來。一些後死的人，便只能將身體縮成蝦，縮成球，不知道應該怎樣好地伏着，聽天由命。

似一把剃刀，似一柄掃帚，連發的排炮橫衝直撞過來，從大處着手剃掃，再湊上無孔不入的機關槍和步槍的鎗彈，從小處往裏死鑽——在這種情形之下，人們是在那里毫無抵抗地聽憑踐踏，聽憑虐殺，聽憑拋擲，聽憑壓迫；他們只是痴啞，只會發抖，絕不敢動彈一下，因為一不小心，就會闖入那有去無來的死的門牆……

緩緩地，緩緩地，所有的牛鳴虎嘯，都似聲嘶力竭而低沈下去了，只有尖銳的鎗響，還逞着賸餘的威勢，點綴夜的空間；于是，所有受傷者的斷續

的哀吟；都格外聽得分明，而大家也覺得他們自己是，又從殘酷的死的國土的邊界上逃回來了……

“底——底達底達——達底——，底底達底達——達——達——”

半點鐘以後，第四連的散兵，在這樣一支凄切的喇叭聲的領導中開始前進。他們從山頭向山坳走下去，又從山坳歪歪扭扭地走上較前更峻峭的另一個山頭。北兵的大部分雖已在退往更後面的山頭去了，但掩護退卻的彈雨還間歇地洒過來，因此他們都是彎着腰，低着頭，連爬帶跑地進行。腳下無論是荊棘，是漫草，是碎石，都毫不受阻碍地跨過，草鞋腳上滲出好多血來了，他們也並不覺得；可是，雖是這樣，其間卻也很有常常將他們的脚步絆住的東西。這些東西是什麼呢？因為天色依然深黑，看不清楚；但脚尖一經和那東西接觸，便會發生一種幾乎不是戰場上所有的柔軟感覺，有時更

駭人的，那東西甚至于發出微弱的死了似的哼聲來……這是許多北兵的死屍！

爬上山巔了，而他們也累乏了，但各自仍然趕緊找低窪處蹲下；那地方原來躺着的許多北兵，現在死了，傷了，于是便和他們夾雜着。其中有些在哀吟，有些在亂滾，有些氣息敗壞任人橫拖倒曳當作掩護牆。

“老黃，你那里還不錯嗎？”

黃得標用手揩着被子彈擦過的額頭的血，緩緩地答道：“還可以……”

“怎麼，這仗要打到幾時纔得息呢？”一個人憤憤地說。

“肚子餓呵……口渴……一口水……”

“不要發瘋罷，”韋虎氣喘吁吁地插一句。“等着再說！”

“只要現在能夠多活一會子，已經是有福分的了……”

“一口水……阿阿，一口水……”

許多人這樣沒有次序地談說着，而許多人卻在安排藏身之處；隨後一個得意的高聲：“吳壽仔，到這邊來罷？這裡有四個北老的屍首堆成的一垛掩護牆……”

吳壽仔還未及回答，一顆光焰強烈的星已經很快地飄過來了，霎時發出炸裂的巨聲，而立刻，一顆又一顆地掠着火的羽翼的炮彈追蹤上來，隨後，邦邦，砰砰，搭搭搭，澎澎澎，格蓬格蓬，必卜必卜，萬頭鑽動似的，百獸同舞似的，一場嘈雜聒耳的合奏曲又開始了……

這幕兇劇既又重復開始，便很難望其即刻收場：大家都啞口無言，徒然縮着頸項，斂着音容，而防不勝防的怪物總仍是忘形地在他們頭上穿梭似的來去，有時還特地要找到他們之中的那一個親熱一頓。他們對於這種橫暴的熱情，很不願接受，但又無法推拒，無力抵抗，直似一羣可憐的山兔，

直似一羣沒有母親的彷徨無主的羔羊。

塔山崩頹一般的炸裂作用互相衝突，五色絢爛的火光爭豔奪目，刺鼻欲噁的火藥氣充塞了整個空間，而機關鎗的急雨就在這暗黑的舞台中盡量地淋灑……過山砲忽而向東，忽而向西，漫山遍野地搜索，而有幾顆炮彈尤其很低而且很近地在他們的陣線上掠過。

誰都疾首蹙額，誰都肝腸寸斷，沒有一個人還有思慮，沒有一個人還有留戀……只是候着那對於無論聽處好歹美醜都給一種相等的待遇的無情的平等主義賜他們以悲痛的恩惠，便算了了心願；因為在這種時候，無論說什麼，做什麼，都是枉然，都是白費的了……

如果有人這時還能甯靜地懸想一下，那麼，他定然即刻會聯想到許多不相識的促狹孩子躲在壁角裏拋擲那燒得通紅的煤球以取樂的情形。這原是一種目的的兒戲，但戰爭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

許多生命白白地送在無目的的兇戲之中，他們至死也不能明白自己倒底是爲了什麼……幸而他們倒還不會這樣想過。他們僅僅乎由于炮聲的一發，而陡然將腦袋一低，鎗聲的併作，而竭力將身子一扯：到了鎗炮聲混和雜作，奔騰澎湃的時候，便頭也抬不起了，身子也不能再動了，而自己和外界的一切，不論屬於過去，現在或將來，都什麼也記不起了，都什麼也不覺得了……

這時，全線當然好久好久毫無進展，傳令兵急急地冒着陣雨跑上山巔來之後，各連的號兵立刻同時吹起“衝鋒號”，而“殺！殺！殺！”的喊聲也似決隄一樣在山前山後爆發開來。

黃得標帶着額頭的微傷，仍然是頭一個衝上去；因爲他已不能再在這樣毫無把握的掙扎中等待什麼了。他原是最胆小最怕死的人，但每次衝鋒總是他挺身當前，因爲他明白在戰爭中只有衝鋒而把敵人殲滅纔有或可不死的希望，此外，無論

怎樣躲閃，無論怎樣遮掩，無論怎樣制匍或者臥倒，是都免不了一個死的！

第二個衝上去的是戴金發，他也記着同樣的信條，因而不顧一切，挺着九五長鎗的黑刺刀便望前衝……

“殺！殺！殺！……”連長和第一第三兩位排長揮着手中的左輪和駁殼狂叫，鼓勵其餘的弟兄們一湧銳不可當地捲過去……

沿着北軍全條陣線的鎗聲頓時更加狂躁了，所有的機關鎗，都在黑暗中捉摸住了這三四隊同時出發的衝鋒行列的方向，而對準着他們猛烈播射……他們一路直衝，但一路的喊殺聲反而逐漸薄弱下去，人數是多量地在減少，而後面司號長或者號目的“衝鋒號”還是緊緊地相催……

終于一部分殘存的隊伍轉過一個方向繞道回到原來的陣地……于是，這邊的鎗聲立刻齊齊發動，陣地後方的炮隊也立刻妖魔似的擂起鼓來……

…發顛的炮聲與發顛的炮聲相應答，鎗彈與鎗彈
在半空廝扭廝打般攪成一堆……

這驚心慘目的把戲，竟繼續了好幾十分鐘。

不知什麼時候起，砲聲似乎延長距離了，響亮的轟轟之聲逐漸遠去。小心翼翼的他們，喘吁吁地把頭向上舉起一點，突然又被那還未收斂的生着眼睛似的小雨點所逼迫而趕緊縮回。營長的啞喉嚨的命令 又在鎗彈噓噓中叫出來了：

“第四連向正面警戒……第六連注意側面……”

“弟兄們……快放……各自注意！”連長得命後，也便高聲地喊。

七

黎明慢慢地在前展開了……

但黎明的到來，與這些血戰竟夜的弟兄們，其實並無多少關係；他們仍然得在一種火與鐵的世界裏掙扎；他們仍然得在造物者面前作盡量破壞的大決鬥，他們仍然只得等待着接受那命運女神的最後的審判。

重重疊疊的萬山，是在薄光裏露出頭角來了；但牠那鬚髮已經幾乎盡被剃去，而高的矮的樹木，也被截斷了腰肢，枝桿是垂折了，分裂了，有時還在

枝杆間挂着血和肉和衣服的碎片，那些被大水牛所炸碎的東西。死屍觸目皆是：血肉模糊凝成散亂的一堆的，被截去了頭顱手足的，大煤炭似的，爛田裏的田窠似的，四肢攤開如一個大字形的，在山頭山腳到處點綴着；他們的死況，正和那些破壞了的東西的慘狀同樣地可憐可悲。

現實世界的悽慘面目，是怎樣地使人痛心呀！大家不約而同地只一瞥，便都不願再看，不忍再看；整夜不絕的雷聲，整夜不斂的閃電，整夜不住的雨點，早把他們的頭腦和五臟都驚碎了。——在這種轉眼便是死期的時節，還有什麼可看，還有什麼可說？後死者的流不出的眼淚，比起先烈們的血來，也許要更為多些，更為紅些……

曙色確定地露出了，而戰爭也更加緊湊活潑了。

忽然一顆大開花彈，乘着一股牛勁，排山倒海

而來；聲勢浩大，似乎要想一下子便把那羣峯完全都剷平一般。那羣傢伙隨後在不知什麼地方轟然開裂了，接着便是一道遷延不定的白色煙霧向上沖出，而和大堆的奇形怪狀的從各種巨砲的口徑裏所吐出來的烏雲混合。

砲聲越轉越高，狂颶也越來越猛烈了，從這端到那端，都被那硝磺氣味所凝結的煙霧所覆蓋，而幾千支幾萬支火箭便在這當中忙碌地穿來又穿去。這些火箭，團團打轉飛了一頓之後，又緊緊地在他們的四周纏繞着，好似夏夜的蚊虻，又好似秋收時的蝗蟲。

炮彈的挖掘工作，毫不休息，地下的泥土沙石，都被拖沖蕩而噴射在他們身上，有時那較大的鵝卵石夾臉擲來，而被擲中的人竟以為自己是中了彈了……

一種可怕的爆裂現象，在他們旁邊發作，那蓬勃的不規則的野火，竟將他們的眼睛完全眩住。于

是，大家心胆俱碎，這個向那個撲去，那個又向這個撲來，亂七八糟，攪做一團；有些離開爆裂處所較遠的，便將全身蜷屈，腦袋藏在兩腿之間，雙手緊緊地把握着泥土……

慢慢地，待那白煙自行消散以後，他們纔敢略略把不放心的腦袋伸一伸……這時，那嗜殺的殘酷的連長，混身滲着血，瞪着最後的慈祥的眼，正在默望這幅慘景……又是一陣排炮，一陣鎗聲，一陣暴風，一陣急雨……大家頭腦沉重而又空虛，什麼也糊塗了……

待他們漸漸地從昏沈境界中甦醒轉來時，對面遠遠的山背後還仍然把一朵朵黑色的大香菌推到半空中來，鐵錐在鐵砧上猛擊似的炮彈的轟轟聲，炸裂聲，仍然非要把他們的耳朵震得聾聵不可似地奔放着，但稍微遠了些，似乎不是向着這里瞄準，也不是預備到這里來掃蕩的……他們在這當中，又欣然自得了，這幸福的一剎那是值得慶賀的……

有人看見從別處奔過許多血臉血手的人來，似受傷脫逃的野獸，發狂一般踐踏過鋪陳在地面上的屍首而東奔西竄，隨後便大叫一聲而倒下，倒下後有些還在翻攪打滾。同時，另外一個人高喊着：

“阿，連長，連長死了！”

“不許胡說！”第一排排長這樣攔住了發喊者，便膝行着爬到連長身邊，彎着腰細細地審視他那躺下了的身軀。但是，那可憐的連長，他早已在無人知覺之中，獨自嗚咽了一頓之後，氣絕多時了！

不可思議的鎗炮聲，又奔着跳着而向他們拋擲，落下，鼓動……大家一言不發，將子彈裝上，然後續續地把牠送出去……

“阿呀，北兵來了！”

這一句驚心動魄的警告從不知那人的嘴裏發出來後，全線立刻騷動了。離開他們的陣線約摸四百米突的山坳上，一羣北兵麻雀似的蹣跚着衝過

來，同時，左邊的雲霧叢中，右邊的山岩背後，也鑽出兩行隊伍，喊聲連天，直望着這邊的一帶山頭狂奔……

“四百米突瞄準……快放！”

於是，立刻，左右翼的機關鎗，齊齊譁叫起來，口吐焰火，彈若噴泉，而沿線一帶的步鎗也緊急地活動，濃密而且猛烈，直向着下面的山坳射擊。許多北兵都絕沒來由地自行倒下了，而還有些人卻冒着漫天的暴雨，跨踏過那些新倒下的同伴的屍首，仍然擺動着身軀飛奔向前。

“他們好厲害！”一個正在向那些北兵射擊着的弟兄開口。

“這都是一些出錢買了纔肯這樣捨命的傢伙。你懂了沒有？”

幾隊北軍的衝鋒行列，一邊衝，一邊接連連自行倒下，到奔過半山腰時，幾乎所有的北兵都倒地了，於是這邊的弟兄都狂呼起來，而和後面的砲

隊的大聲相應答。

但是北軍的鎗炮卻始終是緘默着，這時纔零零落地隨意飛過幾點來。營長站在較後面的墳堆邊，通紅着臉，忙碌地指揮；忽而他把頭一側，似乎在辨別鎗聲，接着卒然變色說：“莫非還有第二次的襲擊？”

“弟兄們，向正面注意……正面……”

第一排排長喊聲還未住口，那邊灰色棉花似的煙霧的魔樹背後，果然又蠕蠕地鑽出許多北兵來了，喊殺的聲音更爲激昂，而脚步也不似剛纔的蹣跚，卻是非常矯健地一奔一跳着過來。

“快放！……”

弟兄們都已早有預備，機關鎗步鎗又立刻瞄準着那些北兵大肆屠戮了；只如刈草一般，一個一個北兵便都望風而倒。最後牆下的幾個，掙扎着，終于也禁受不住，匆匆返身奪路而回。這時，鎗彈便向那些逃跑者的後背直通過去；跌倒後，血便從他

們的前胸噴出來，而在屍首左右的地上溢開。

大家低頭端詳一下。沿着這邊陣線的一帶山腰，竟什麼都沒有了；只是死屍的展覽會，只是血的泥濘……

於是，頃刻之後，北軍的炮隊重新又衝開烏雲怒吼，而萬千唿哨着的子彈也向着這邊縱橫馳驟……互相迎頭痛射，使弟兄們都不得不跌跌倒地躲閃；有時子彈在半路上墜下，那些攤在溝腰上的屍首，甚至于不得不重遭鎗斃一次……

北軍的鎗炮，直掃千岩萬壑，許多成堆成簇的煙羽，到處旋轉，到處開拓。彈花的飛奔，速度快到即使睜圓着眼睛也看不見……每當炸裂的貓獾聲一發，連山谷都似乎受了震動而搖撼……這樣奔雲驚電地向這邊掃了一陣之後，又靜下去了。

黑灰色的煙塵還布滿着山崗，攔住她們慘澹的視線……營長用先發制人的迅雷不及掩耳手

段，叫號目吹起“衝鋒號”……弟兄們一聽到號聲，便毫不躊躇地站起，挺着鎗直望山彎處衝去；似錢塘江的夜潮，簾一般地橫捲……迎面北軍的陣線裏，同時也正衝出好幾排的北兵來……

喊殺之聲，互相接近；兩邊的鎗炮早已完全沈寂，只是讓一種無可言說的危急狀況緊迫攏來……無論什麼人都已經無思索一下的餘裕：腦子裏似被什麼塞滿了一般，但實際又是空着；無所謂自己，無所謂一切，無所謂生，也無所謂死，只是要在剎那間，用刺刀去解決別人，或者讓別人用刺刀來解決自己……

衝鋒的行列越衝越互相接近，而他們每個人也越緊張，越興奮，越勇敢……“殺！殺！殺！”這邊喊着……“殺，殺！殺！”那邊也喊着……突然，兩股狂濤，互相衝激，互相推撞；而混合在一堆了……刺刀和刺刀……喊殺聲和喊殺聲……軍帽和衣服的碎片懸空飛起，血漿和肉漿夾頭夾腦飛濺……

身些丟了鎗的，用腦袋和拳頭做武器……翻身跌倒的神情，粗暴的呼號……這樣地混亂着，哄鬧着，最後，終于有一部分人從這怒潮中衝出而到外面了……

他們不辨方向地一個勁兒往前猛衝，呼嘯着，望山巔上直跑……

“阿哈，北老退走了！”他們趕上山巔時，北兵都已放棄了一切，都已狼狽地在向山背後退走了。

“放排鎗！”這是喘息未定的第一排排長的聲音。於是，大家便都舉起鎗來，直瞄着逃竄不遠的北兵的背脊亂射……

奪得了這高的陣地，射擊了一頓之後，個個人都疲乏了，個個人都為困倦，腰痛，頭重，喉乾所襲擊，所征服了。前後左右，都躺着屍身，屍身多得太多了，他們看着，絲毫也不為感動；但許多受傷者的狂奔氣喘，卻也很使人發生恐怖。

北軍佔據着較低的山頭，還在抵抗。仍然射擊着，然而這是死了的百足蟲的幾隻腳的最後的顫動了……而且，終于也就慢慢地，慢慢地，完全消滅下去……

“排長，我們還守在這里嗎？”戴金發伸長着脖項問。

“當然，我們在沒有奉到命令以前，是不能自由行動的。”

于是，許多弟兄都抬起頭來，切切地議論着：“還要我們守在這里……我們實在再也熬不住了！”

“總是沒奈何呵，我和你們還不是都一樣？倘若北老反攻過來……”第一排排長解釋着。

“反攻過來我們還受得了？……唉唉，我們連裏還贖得多少人……”

“至多不滿四十罷。”

“官長也只膽您一位，連長和二排長三排長，

都沒有了……”

“全營算起來，也不會過一百人的！”

“口渴……阿阿，一口水……”

這樣地談說着，大家都喘了，乏了，骨節僵木了，肚子餓得不能再動了，許多人都打着哈欠。忽然，韋虎大聲說：“我們又算是打勝了罷？”

“當然……”

“只要自己沒有死，便算是真的打勝了！”黃得標嘲弄似的回答。

“歸隊！原地向右轉！托鎗！常步走！”

挨過了正午，挨過了長的不容易挨過的時間，短短的隊伍，便在第一排排長的帶領之下，一羣跛子似的走下山去。

破壞了的山頭，摧折了的樹木，星羅棋布的屍身，哀吟痛哭的負傷者，都被留在後邊，他們不留戀，也不惋惜。他們和世界隔絕了好久，現在纔算

脫離了這辛酸艱苦的魔窟而回到人間去了。

“只要自己沒有死，便算是真的打勝了……”
在軍號的得勝的鳴奏中，每個人都這樣默默地想着。

八

辛苦轉輾地趕了一天多的路，待他們趕到蛟橋時，那里已經被他們的另一枝軍隊攻下了。一座矮小的車站，被轟得東歪西塌地立着，牆壁一半是被火焦灼了，而還有一半也已百孔千瘡。沿着車站伸長着的兩條鐵軌上，黑壓壓的隊伍擁擠不堪地充塞着，許多輜重品，子彈箱，鎗枝，那些新從敵人手裏搶來的殺人用品，墳山一般地堆疊在其間，而一些腹部洞穿的戰馬，肢體分裂的死人，在軌道的枕木上，軌道旁的基地上，以及兩邊的草原上，隨地

擲着；他們遠遠便聞到一種脂肪腐爛的臭味，而當他們走近去時，更有無數的綠頭蒼蠅轟的一下飛散。

他們越過鐵道東邊，用着走不動了似的脚步重新上路。前面一片曠野，一片赤裸裸的平陽地；茫然地走着，越走那地面越寬闊無邊，彷彿是在汪洋的海面上躑躅着一般。

太陽逐漸偏西，是下午了，而他們仍然只得汗流浹背地前進，永遠無休止地前進……

喉間是乾渴，頭腦是沈重，每個人都埋怨着，咕噥着，有些還斷續地發出憤懣的歎息聲，於是，頃刻之間，北軍的炮隊便似獅子從酣睡中醒來般地開始轟動，連發的排炮，炮彈其快無比地追逐着他們，炮煙瀾漫地把他們這密集隊包圍住，而他們還是在烟霧濛濛的境界中互相推擠着向前。

“丟那媽，前面怎麼啦？”

“快點走，不要裝孫子！”彼此互相詈罵互相嘲

弄地喧鬧着。

他們在炮聲的威嚇之下，這樣進一步又退兩步地前進，開花彈越發得意洋洋地振着羽翼迴旋亂飛。每次那野炮一發，洪亮的巨聲直震得他們耳朵欲聾，蜿蜒的炮煙，刺鼻欲嘔；眩眼欲暈；而當炮彈逼近地掠過時，許多人不免狂喊，而全體的弟兄們也都立刻蹲倒或者匍匐着了。

“趕快！”團長站在一旁指揮着說，“第四連前進！右翼空虛着，趕快向右翼增加上去！”

於是，第一排排長便揚着駁殼鎗，帶領着全連的弟兄們，（自從連長陣亡後，這一連便是屬於他的了。）向着那被大炮彈鋤着掘着的一帶小土阜急急地行去。

七九步鎗的急雨夾頭夾腦地洒來，而一顆又一顆的開花彈，又放蕩地用着跳唐鈞舞的姿勢向着他們這密集隊示威。有時呼嘯着似一隻大鷗鳥般地鼓着橫勁兒飛來，在離他們正在奔去的距離

不遠的地面轟然開裂，震天動地的巨響發作之後，彈屑便帶起各種大小不一的泥土和砂石不辨方向地亂竄，煙的圓柱也即刻轟轟地上昇，在半空形成一朵銀白色的塵蓮。

“阿呀，不得了……我……”

但是大家都糊塗了，聾聵了，只是僵僵着身體你推我擠地走着爬着，不分皂白地在受傷倒地的弟兄的身上跨過踏過；那受傷者無力抵抗，只能發出尖削的怪叫，偏身淌出血來，而大家卻都處在真正的不聞不見的境地中，毫不覺得。然後，到了那一帶小土阜的腳下了，這是他們的第一道陣線。

“散開；向右轉！”第一排排長喊着，自己便頭一個望那一帶小土阜的右邊奔上去；一陣鎗彈炮彈風馳電掣地過來，他們便身輕欲舉，頭腦空虛，手足發楞，什麼都不明白了……

經過一陣竭力的掙扎以後，有兩個不知什麼

人面色慘白地倒地而死了，另外一個弟兄，雙手盡被砲彈的大斧所劈碎，血是瀑布似的直傾瀉，狂號着，向陣地後方飛奔。

“阿呀……呀……”他這樣大聲叫着，一顆疾馳而來的火星，端端正正地打在他臉上，他便被一陣風捲倒似的，仰天跌倒了。

陡然又是五炮齊射，天崩地裂的聲音響近來；由成千累百的機關鎗彈簇擁着，東衝西撞地如入無人之境。各種聲音：砲彈出口時的轟轟聲，水機關旱機關的拔拔聲，開花彈的炸裂聲，步鎗鎗彈的噓噓的飛聲，同時並作，糟雜混亂，地面也爲之震動，土阜也爲之搖撼發顫不已。

黝綠色的，黯黑色的，銀灰色的煙雲，越擴越大，越積越厚，把他們的視線完全擋住。一羣人，彷彿被關在臨空的棉絮圈子裏般，只是啞口無言，只是接接續續地裝子彈和射擊……

又是一顆大砲彈在他們面前爆裂了，灑天的

煙霧竟將他們完全封鎖在黑夜似的境地中；一陣呼痛聲，從土窪背後躍起來，但接着是嗚咽了……而又是一顆大炮彈將吳壽仔的腦袋齊頸削去……阿，又是一顆，又是一顆，又是一顆……同時，機關鎗的聯珠火箭也格外興高采烈地成串成行過來了。

大家都在這驚風怒濤之下匍匐着，顫悚着，面目貼地，雙手抱緊後腦，而兩膝也屈攏着不敢伸一下。誰都希望把自己的身體縮小，縮小到不能再縮小了的小；誰都希望把自己掩藏在地洞底下，如果誰忽然能夠在自己的身邊發見一個地洞……閉目側耳，大家都以為自己已經死了，昏沈了，不能再動了……

這樣地約摸過了二十分鐘，過了這般慘悲苦的難于煎熬的二十分鐘，忽然炮聲似乎偏向別的方面去了，大家纔敢略略把腦袋抬起一點……陡地又是一陣狂飈捲着旋着迎頭掃來，接着又逗留

在他們陣線的前後左右大專洗刷了，火焰和硝煙和從各種口徑裏發出來的不絕的咆哮，又把他們全體都推倒，而個個人也都混身發起抖來。

“阿唷……阿唷……”在嘩天响地的各種巨響之中，竟再沒有一個人能夠聽得見東邊一聲西邊一聲的斷續的悲慘的連餘音也沒有的呼痛和叫喊。

“前進！”第一排排長這樣地喊出來後，全連的弟兄們便都在小土阜上蹣跚躡手地站起。雖然稀疏了些，但還是接續洒洒地落着的鎗彈的雨點，依然在他們的頭上以及四周亂鑽；可是，在他們的紊亂驚絕的頭腦中，覺得這一瞬間已經是緩和了，平靜了，便都在脅下橫過鎗，冒着這些小雨點，躲躲閃閃地走下土阜而前進。

陣亡者和受傷者，是那樣的，又那麼地駭人：一些側着身子，歪扭着身子而使上下身脫離開

節的，一些攤開手足而仰天的，一些背脊上現出一個大窟窿而伏在地下的，都四散倒在草地上；另外還有些連頭帶尾陷入砲彈所炸成的地穴裏，還有些在非人所能想像的苦痛中哀哭悲吟，翻滾抽搐；灰色的軍衣完全被血染成殷紅了；而有些則簡直已經腐爛——蓋自幾天以來，這一帶地方經過無數次的衝鋒，無數次的爭奪，那些無人收埋的南北兩軍的先烈們的肉體，早因受了陸續增加上來的後死者的衝鋒時行進時的奔跑和踐踏而化成肉泥了。

他們毫無忌憚地在這種血肉的泥澤上跋涉而過，幾個月來經過許多次惡戰的他們，見到屍身，早已不再覺得害怕，也不再覺得憫惜了；只是躲躲閃閃地前進，然後到了另一帶土阜上。

他們仍然在右翼。各自在相距兩尺至三尺的地方蹲下，然後再計較掩護的方法。有些人在土凹之中僅僅露出半個腦袋而臥倒着了，有些躲在土

阜的尖突處的後面，有些便把原先躺在那里的屍首拖到自己面前當作一道肉屏風。但是，在他們七手八腳亂糟糟地還未弄定當時，突然，猝不及防地，一陣喊殺聲近攏來了，從炮煙深處轉過來的北兵的衝鋒行列，浩浩蕩蕩地在他們面前展開。

“敵人前進，快放！”第一排排長瘋了似的喊着。

大家彷彿措手不及一般，舉起鎗來就射，全線的“格蓬格蓬”的九五鎗聲也同時跟着齊齊發動：但陣線已經開始發生動搖，機關鎗手因為剛到這高阜上還未及安排掃射，這時恐怕連鎗都被北軍的衝鋒隊伍所奪去，便首先推動着機關鎗的車輪望後面去了，營長了無辦法地亂然踢着駁殼鎗叫喊着，指揮着，但一些蹲着伏着的弟兄們也已經減少射擊而蠕蠕地活動起來。隨後不知由誰當先全體的弟兄們都同時跳下土阜而向着後面竄去了。

仍然踏着血肉的泥濘，不辨情由地狂奔；被橫

七賢八的屍身扳住了脚，因而許多人屢次跌交，但跌倒後立刻又掙扎着爬起，還是狂奔。而且，頃刻之間，從後面高處，一串一串的子彈密密地送過來了，澎，澎，澎，澎，澎，出口時的響聲剛發作，子彈已追到他們身邊了；於是，沿路上一跌不再起的也大大地有了人；而這死屍的展覽地帶中，也從此又增加了許多參加陳列的各種死況不同的穿着灰色衣服的遍身，~~着~~着血的屍體。

三分鐘後，他們又回到原來的一帶小土阜上。在第一排排長的“放排鎗！”“四百米突瞄準，放！”等等的口令之下，大家續續地滾動鎗機胡亂射擊。不久，機關鎗也沸沸騰騰地叫起來，那兩軍互相酬和着的野炮，迫擊炮，也一齊跟着號吡起來了。

“底——達達底——達達底底底，”一派“衝鋒號”聲從陣線後面吹起，立刻，高阜上的幾支嗽叭也同時響徹了。第一排排長冒着大批的彈雨一下

站直，高舉雙手狂喊：“衝鋒！前進！弟兄們，趕快衝
呵！……殺！殺！殺！……”

“殺！殺！殺！……”大家一聽到號聲和命令，也
即刻機械似的站起來，挺着黑刺刀，一個個猛虎出
籠般地向向前飛奔……

暴風驟雨頓時更加緊湊起來：機關鎗對準着
這些正在向前衝的散兵迎頭痛擊，盡力掃射；開花
彈特別用勁地從後面跳過來，帶着眩眼的火羽在
他們頭上的半空中盤旋，有些便半途開花，散出無
數的星點；而步鎗鎗彈，也成羣地在他們的周圍環
繞着，向他們大加攻擊。

接連好幾個人中彈倒地，而剩下的那些弟兄
們的奔跑也越加快捷。只有勇敢，纔可以希望萬
一的不死，這是他們的信條；因為他們知道奔跑得
快的人，閃避子彈的能力也要比較大些。——在這種
危急的狀況中，每一個弟兄，早已什麼也不記得
了，他們只是在生和死之間掙扎着，只是甘心在不

自覺之中做一副機器去殺人或者被殺……

然而，北軍終於退卻了，他們仍然奪得了那剛纔佔領過的另一帶小土阜。這一去一來之中，什麼也照舊，無非多死了幾個人。

大家喘息還未定，但爲了要報復北兵的頑強，卻不待排長發令，便都自動地舉起鎗來向那些退卻者逃竄者的後背不斷地射擊過去……

正對面的巨炮正在怒吼，陣線後面的他們自己的炮隊也在猛烈地攻擊，忽然，靠左邊的一帶烟塵背後，響亮的大聲也發動了。

從各種口徑裏奔跳出來的大炮彈，帶着紅的火焰，呼嘯着，同時襲來，同時爆裂，同時震暈。炮煙的羽毛加倍擴大，一股辛辣味也加倍濃厚，加倍難聞。但被困的弟兄們已不再計較這些，他們現在已處在兩面受敵的境地中，只是憤怒地想把四野響徹的轟轟聲和迷眼的烟霧一齊撥開，只是焦灼

想在這鎗彈炮彈所匯合而或的雷電雨雹交加劇…
地大風暴之下，鼓起平生最後的大勁，猛衝出去…

風暴越刮越大，彈包哼出發顫的驚厲的呼聲，
伸長着孔雀尾巴，惡魔似的在他們頭上纏繞數匝，
然後龐然開裂。似火山的噴發，山旋地轉，土阜都
似乎要翻轉來。

機關鎗放的鞭炮，必必卜卜地響着，步鎗的急
雨也向着他們搜索，但是戴金發已經無論怎樣也
忍不住而站起來了，黃得標也跟着站起。第一排排
長恐怕陣線因此發生動搖，着急得了不得地聲嘶
力竭地大叫着：“不許動！保守這陣地要緊，保守這
陣地……”

黃得標只得頹喪地仍復臥下。戴金發還未及
蹲倒，當頭幾枚火箭已經括括匝匝飛來，勢急而
緊，銳不可當，于是他便似受了一陣折樹風的推捲
而熱血迸流地倒地了。

黃得標茫無着落地牽着戴金發的衣角，全身

拘攣麻木地縮成一團：那新死者的慘白眼球，還毫不轉動地瞪住黃得標那劇烈發抖的身體，但他卻連回眼一瞬的勇氣都沒有。他只是和其餘一些還留着的弟兄們一般，在驚心動魄的掃蕩和洗刷之下木然不語而且顫悚……

這樣過了半點鐘。

重炮稍稍緘默了些，偶爾掠過的幾個炮彈，也即迅捷地向着旁面飛去了……一些受傷者的嘆息和呼號，在暫時的甯靜之中又很清晰地可以聽得見……血，彈藥的辣味……後面起了騷動了，北老打包抄過來嗎？“阿，後備兵增加上來了！”有人喊着……這時，迎頭又射過來一陣排鎗，密密地，緊緊地……

“歸隊！向左轉常步走！”

後備兵加入到這土阜上來後，他們便換向別的方面去了。是去對付靠左邊一帶的敵人的襲擊的罷？……從死地到死地去，什麼都一樣……他們

戰戰兢兢地想，推推閃閃地走……又是一陣機關鎗的射擊，塵土受了捲旋紛紛地飛揚……

“快點走！”營長向着一些被火花所追逐着的遲疑不進的隊伍說。“現在是什麼時候了，要趕快呀！”

于是，大家只好俯首彎腰地疾行了幾十步路。但隊伍的進行馬上又在兩個開花彈的炸裂聲中停止了，于是所有的人都莫名其妙地彼此相撲相擠而伏地，而攪做一團……

進也不行，退也不成，彼此咬牙切齒地，昏昏沈沈地，等待着，毫無辦法。幾次的努力，幾次都被那些在空中盤繞而到地上就翻滾排擠着的彈包所威嚇，仍然伏倒……

“唉，完了！”一個面無人色的弟兄指着旁邊那個剛被炮彈劈成兩半的屍體向黃得標說。

陡然，營長筆直地站起來，做出舉步欲前的姿勢，然後啞啞地向後面喊着：“趕快跟上來，蠢傢

伙!”

“前進！……”許多人也便只能在虎嘯狼嘯炮風彈雨之下繼續向前走……

斜穿過一片黃沙地，遠遠望得見一條白練伸長着，這是兩條鐵軌。他們頓時都興奮了，自從上午在蛟橋越過鐵道以後，在其間不辨方向地亂竄了一陣，辛苦轉戰好像經年，原來卻只是繞了半個圓圈的路程。

“哈，見鬼！什麼前進前進，仍然進回來了。”

“是呵，但這算要我們來做什麼的呢？”

“誰知道！”

“反正總離不了一個‘打’字……”

第一排排長命令“散開！”弟兄們便各自在這廣大無邊的平陽地上坐下或者站着。忽然，一種糟雜的卻又似有次序的車輪聲，轟隆轟隆地響近來了；隨着那車輪聲，帶來了七九步鎗的尖銳的單

響，也帶來了蠢笨的沈滯的延長着重炮的怒吼

.....

營長做一個信號，第一排排長便喊道：“臥倒”
……陡地，汽笛衝破雲端呼嘯一聲，立刻，一個火車頭在他們眼前出現了。不久，又是一個車頭奔騰而來，而又是一個……每個車頭上都架設着幾門重炮，炮手娛樂似的隨意發着砲，此外還有十幾支步鎗，許多子彈從牠那朝天的鎗口裏陸續鑽出頭來……於是，剎那間，炮聲變成緊張而傷促了，而且馬上改換方向，朝着這些散在平曠地上的許多小黑點蕩濺洗掃……地面因炮彈的炸裂而陷下，而經過牛的耕犁似的將泥土翻轉，炸裂時的大聲，簡直要，把頭上的千層雲霄都衝破一般；但也許因為距離太逼近了，聲音太響亮了，他們反而什麼也不再聽見，反而完全入于昏眩的狀態中……

“放！”

然後他們仍舊照例射擊，不停止地射擊；排鎗

和炮聲混合了；而一個個的黃色煙球便向東南西北分頭怒擲；但鋼鐵的火車頭依然無恙，依然放縱不羈在軌道上奔來奔去；而且不斷地將那些重而大的炮彈送過來，五個，八個，將地面炸成許多深的窟窿；將這些毫無掩護的弟兄們的肢體裂成幾塊，將幾棵孤另另站着的小樹連根拔去……

但這種憤而任的洗掃並不能把所有的攻擊者都壓服；營長首先站起來了，高舉手鎗喊着，“衝鋒！殺！殺！殺！……”而第一排排長也跟着站起，一些尚未死傷的弟兄們，也鐵青着臉，咬牙切齒地將黑刺刀掉轉頭來裝在那長的九五鎗上；末了，各連的弟兄們也都站起，蜂湧發喊而急奔過去，向火車頭猛撲……

無數的鎗彈炮彈，越發猖獗地對着這些衝鋒行列實施其殺戮工作，許多人都被割去腦袋，洞穿胸脯，折斷胛骨而僵臥着停止進行了，而許多人卻已直衝過去而到了接近鐵軌的地方……

立刻，軍官們舉起手鎗向着火車頭上的司機人和炮手猛擊，弟兄們挺着黑刺刀猛力向火車頭追趕……司機人開足馬力，加速率地朝南駛，又朝北駛……步兵們死命追趕，但距離又遠了，炮彈嗚叫着又可他們橫掃……血肉模糊地亂飛，衝鋒者腦漿迸流而跌倒，喊殺聲和一些沒有尾音的尖削的呼聲，弟兄們在地下亂滾的樣子……一陣發顫的嗚吠之聲遠遠響起，“炸彈隊也着手攻擊了！”有人在嘈雜中喊着……許多人仍然瘋狂了似的向着火車頭追趕上去……

這裏趕到那里，那里趕到這裏，趕來趕去的結果，這些追趕者的人數便駭人地減少。但他們都似麻木了，車頭上的愈轟愈急，愈射愈兇的鎗炮，也不能阻擋他們的攻擊。

隨後，陡然之間，從南端發出天崩地裂鬼哭神嚎的延長着的爆炸之聲，全體都為這巨響所撓住了，每個人都感覺到脚下的地面也跟着在跳躍震

動。於是，那幾個火車頭，立刻也就改換方向朝北飛駛，車頭上的重炮，仍然不住地向兩旁狂縱地洗刷，彷彿把這些攻擊者當作長草一般來着手刈薙……

但第二次的延長着的傾山倒海人啼獸嘯的爆炸之聲又起了，火車頭上的那些人立刻得了癡病似的狂亂起來，卻還是死戰……在混亂錯雜的猛攻之中，夾着無數的子母彈，而被黑烟所掀起的鐵的碎片，更在四處紛飛……最後，一些神出鬼沒的步兵，終于又追到火車頭旁來了，二十幾個人一羣圍攻這個車頭，又是一羣人圍攻另一個車頭：密密的刺刀的林，向着那轉動着的車頭上亂戳，官長們的左輪和駁殼，還有瘦小的自來得，鎗口朝上劈劈拍拍地放。因為距離太近了，車頭上的重炮已經無能為力，只能讓司機人開足馬力來回奔駛……突然又是一陣爆炸，一個駛得最快的車頭因為收不住手而跟着出軌倒地……原來炸彈隊的弟兄們，在

炸斷了南段和北段的幾丈路軌之後，又把附近的一段鐵道炸毀了。

其餘幾個車頭上的那些炮手和護炮的步鎗手，看見這種光景，便一齊放棄了火車頭，跳下來，預備奪路而逃。一場肉搏開始了：肚腹被刺刀所洞穿，腦袋被鎗托所擊碎，有些用拳腳互毆而糾纏不開，血的飛濺，肉的碎片……

暮色逐漸濃厚了，夜的翅膀倒垂下來，倒垂下來，蓋住了廣漠無邊的戰場。全營的弟兄，連受了傷可是還能勉強行走的黃得標和韋虎都算上，纔總還贖了五十來個人；在黑暗中排成隊伍，踏過剛被炸彈隊所毀壞的堆滿着劫餘材料的地段而順着鐵軌沿路搜索着望北前進。

半路上，偶爾聽到一聲鎗響，全體便都顫悚了；知道是那個不小心的弟兄鎗上走了火後，纔如放下千斤重担，但每個人的心還禁不住跳躍不

已。

“再不能做什麼了……”許多人默默地想。

趕到樂化，夜已很深了；雖然只有三十里的路程，在他們卻彷彿經歷了野蠻的黑暗世界，經歷了十八層地獄，經歷了千辛萬苦的魔鬼的深淵一般

.....

九

在涂家埠，空氣又活躍起來；省城陷下的消息，不知從那里作起點，業已傳遍了每個人的耳朵，而且聽說連總司令也已經進城了。

早已成爲模糊的夢境的和平快樂，如今是近攏來了，但曾經被應許過的若干將來的利益；看來卻仍是那樣地渺遠——當兵的人是不許在和平的世界裏長住的。

說“一切都是命裏注定的”的戴金發，沒有了，說“不光榮也要你們光榮的了”的熊十一，也沒有

了，兇猛的連長，勇敢的第二排排長，胆怯似的第三排排長，都沒有了；第四連裏，現在實際還贖了一十九個人。弟兄們百戰拚命，救了“國”，救了“民”，卻沒有救到自己的命……左臂上中了鎗的黃得標，臥在病院裏傷心地想著。

“決計不喫糧了。”韋虎沈吟說，他也負了傷住在和黃得標同一的病院裏。

“但是，不喫糧，做什麼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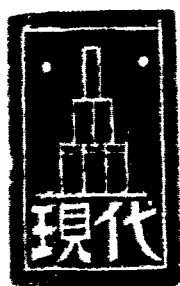
有人在院子裏唱着歌，唱的是他們軍隊中最流行的調子，叫做什麼工農兵大聯合。

“總有一天會不再打仗的罷？”

“誰知道呢……”

“問你自己！問你自己！”隱約中一個不知什麼人這樣說。





1930 年 1 月 付排

1930 年 4 月 25 日 出版

1—2000 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